

明内

集漢穀城刻石字



第四十五期 目錄

封底	裏底	佛教界動態	特載	海外通訊	譯稿	專著	特載	佛教文藝	佛教名勝介紹	四眾堂	特載	譯稿	筆譚	專著	佛偈	特載	封面
玉泉寺鐵塔塔基部份之精美浮雕及鑄像	無錫鼇頭渚蠡園塔	大乘起信論講記(廿二).....	女學生看破世情——兩姊妹落髮修行.....	瞿曇佛陀傳(續).....	常隨佛學(續).....	咒術奇譚(續).....	中華文化與佛法.....	詩篇.....	舊金山的老人娛樂.....	我的建議.....	「無明」與「煩惱」的認識.....	密勒日巴尊者歌集(第九篇).....	念佛三關.....	熊十力遺著「佛家名相通釋」(續).....	關於玄奘大師靈骨問題(續).....	法無古今偈.....	浙江寧波育王寺之大雄寶殿
		敏智法師講、林大成紀錄	鄭錦瑞	中村元著、王惠美譯	敏智	蕭杏華	董正之	敏智、葉香	謝冰瑩	蕭杏華	趙亮杰	張澄基譯	圓香	餘子	幻生	洗塵	演培講、寬嚴記
		38	35	33	30	28	26	25	24	22	17	14	12	10	8	7	3

出版者 內明雜誌社
社長 釋敏智
督印人 釋洗塵
發行人 釋金山
主編 沈九成
編輯 釋會機

社址

香港新界青山道22咪藍地妙法寺

Nei Ming Magazine Society C/O Miu Fat Buddhist Monastery
22 Mile, Castle Peak Rd., Lamti, N. T. Hong Kong

外埠流通處

美國 紐約美國佛教會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3070 Albany Crescent, Bronx, N. Y., 10463, U.S.A.

泰國 中華佛學研究社

Thai Chines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ailand,
215/1 Pluphar Chai Rd., Bangkok, Thailand.

台北 新店鎮文中路50號竹林精舍

新加坡 大坡大馬路二九八號南洋佛學書局

菲律賓 信願寺

1176, Narph St. Manila, Philippines.

日本 東京都豐島區駒込七・十三・十六蓮心院清度法師
加拿大 加拿大佛教會誠祥法師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anada, 100 South Hill
Drive, Don Mills, Ontario, Canada.

印度 悟謙法師

The Budd, Sangha Federation of India 6, Tiructa
Bazar St., Calcutta-12, India.

本港流通處

北角英皇道三九〇號亞洲大廈五樓C座香港佛經流通處
承印者：文采印刷公司

電話：五・七一一六五四

佛元二五一九 中華民國六四年
公元一九七五年

十二月一日出版

定價每冊港幣貳元



拿出一「冒險犯難爲法忘軀」的精神來

演培講
寬嚴記

佛曆二五一九年夏曆八月初一日講於靈峰般若講堂

緒 說

諸位居士：夏曆七月已成過去，接着而來的是八月。現在大家又集合講堂，誠心誠意的共同勤修，認真不苟的聽聞佛法，真是極爲稀有難得，我不得不予以讚嘆！佛陀爲諸衆生所說的正法，說它是宇宙人生的真理固可，說它是自利利他的法則亦可。不論我們對它作怎樣的看法，值得我們對它追求和學習，可說是毫無疑問的。所以初爲佛子，應該求取正法，該是首要課題。學佛而不求法，不大像個真正的學佛者，我相信大家亦會有此同感。

從大乘經所見到的諸大菩薩，從中印佛史所見到的歷代祖師，從各地佛法流行所見到的諸大高僧，沒有說是不求正法而成爲衆生的領導者。正因他們有股爲法忘軀的精神，佛法才得出現於世間，也才得延綿不絕的流行到今日，吾人怎能不見賢思齊以求如來正法？當知正法所在之處，即是光明所在之處。要看一個地方有沒有光明，不是看有沒有日月之光，而是看有沒有佛法流行。有佛法的地方決定有光明，沒有佛法的地方決定無光明，是則佛法的流行多麼重要？但要佛法流行，得有推動佛法的人，而推動佛法者，首先得求正法，否則，如何推動佛法？

放眼看看今日佛子，無可否認的，求法熱忱遠遜於古人。古人往往爲了一言一語，千山萬水的行腳，以求佛法的印證。如唐朝時的大隋禪師，有僧問他切火洞然的時候，這個壞也不壞？所得的答覆是：壞！該僧聽到這個又問：假定真是這樣，那就隨他去了！所得的答覆是：隨他去！該僧聽到這話，對之深有所疑，

於是到處尋師參叩，徧歷名山大川遠達萬里。此真所謂「一句隨他去，千里走衲僧」。古德對於任何一個問題，絕對不肯自瞞，不論路途是怎樣的遙遠勞頓，總得求個解決而後快！這種精神，在今日很難看到，甚至可說根本沒有。

不特如此，現在的人，你要他尋師訪道，求取如來正法，不說千山萬水的懶得去走，就是很短的路程亦感到爲難，這種精神的失落，實爲佛法衰頹的主因。再如今日有所謂空中佈教，即從電台放出慈和的法音，有收音機的，只要一扭轉間，就可聽到佛法，亦不願打開收音機以聞佛法。學佛者到了這種不求法的程度，怎能得到佛法實益？徒掛一個佛子空名而已。尤甚者，就是有些肯得發心求法者，不特得不到人的鼓勵，反而受到人的冷嘲熱諷。諸如此類的，那裏像個學佛的行人？又怎能使佛法普遍流行？說來真是令人無限傷心！

一 最勝仙人的爲法忘軀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正法，是釋迦佛陀留給我們最寶貴的遺產，但佛所得的正法，不如我們想像的那麼容易，而是犧牲無數頭目髓腦始得到的。當我們聽聞一句佛法，或者讀誦一部經時，不要把它看成黑字印在白紙上的一本書，而應把它視爲佛陀血肉所凝成的結晶，不是世間任何無價寶所可比擬。佛法是真正的無價寶，不是世間的金錢可以買得到的。有金錢的不一定得到佛法，得到佛法的反而是沒有錢的，原因他們有顆熾烈的信心，認爲佛法對於自己的身心，的確是有益的，就是以自己的身肉換取佛法

亦值得。唯有具此信心，才能真正的得到佛法受用。

如佛過去做最勝仙人時，曾在一個山林中修行，看到在林中修行的其他仙人，生活確是苦到極點，於是自己就常修習慈心，看看怎樣才能給與受苦者的快樂。可是修了一個相當時期，覺得只是這樣的枯坐，縱然內在具有慈悲心腸，並不能實質的有益衆生，因而想到如何以悲濟之行以利羣生。經過一番思惟，感到要以佛法利生，必先自己了解佛法，然後將所了解的佛法說給衆生聽，使衆生得到正知正見，依於佛法的如實修行，遠離各種邪見，撲滅內在煩惱，獲得身心解脫。唯有如此，才是真正的利生，只有慈心而沒有慈行，是不能令衆生得到利益的。

最勝仙人經過這樣深思熟慮後，決定離開寂然幽靜的山林，到人煙稠密城邑聚落去，不是去爲看人潮，更不是去湊熱鬧，而是從邑至邑，從村至村的尋求說法的法師，請法師爲他宣說如來正法，期以正法來度化世間。儘管至誠懇切的到處奔走，逢人便問佛法，但沒有得到一個說法者，因而不免感到相當失望。正在這個時候，有個天魔來對仙人說：「你要想聽聞佛法，而求法又是這樣熱忱，實在是很難得。不過在這世間，知道佛法的不多，求得佛法的更難。我對佛法所知不多，感於你的誠心求法，很樂意的講給你聽，你願意接受我的說法嗎？」

最勝仙人聽說有法可聞，歡喜得幾乎跳起來，立即表示願樂欲聞。可是魔王接着對仙人說：「你願聽我說法，我不但盡我所知講給你聽，而且亦是很歡喜的。不過有個條件，不知你能不能接受？如能接受，我始爲你講說，不能接受，對不起，休想聽到我的佛法。」最勝仙人回答說：「不論什麼條件，只要做得到的，我無不遵命辦理，你說出你的條件吧！」魔王遲疑一會說：「你真能接受嗎？我的條件不是簡單的，你得仔細的想一想！」最勝仙人乾脆的回答說：「只要是真正的佛法，那怕是犧牲生命，亦是在所不惜，我無條件的接受你的條件！」

魔王看他意志這樣堅決，立刻提出條件說：「佛法是衆人的佛法，不是一人的佛法，你聽了後，不要專爲自己，要將佛法流行，使佛法永久住世。要想做到這點，你得剝皮爲紙，刺血爲墨

，削骨爲筆，將我對你所說的佛法，一字不漏的書寫起來，流通到各地方去，利益廣大的人羣。你如能得到，我就對你宣說，設或不然，對不起，我的佛法是不會講給你聽的。要知佛法貴在流通，我講出來不能流通，豈不是有失說法的本意？佛法的輾轉流通，端在經典的書寫，所以佛在經中到處讚美書寫經典功德。我現在要你書寫流通，並不是怎樣過分的要求！」

最勝仙人聽了魔王這樣說，心裏就作這樣想道：「這在別人可能是做不到的，在我並不認爲是怎樣的難事，因我自覺我的這個生命，在這世間不知被人宰割了多少次，其所受的痛苦真是無法形容，但都是毫無利益的犧牲，現在以我這個不堅固的身體，換取如來的微妙正法，完成自利利他的功德，那又何樂不爲？」乃歡喜踴躍的接受天魔的條件，決意照着魔王所說的去，立即以最鋒利的刀，剝皮爲紙，刺血爲墨，削骨爲筆，合掌向天，請說佛偈！那知魔王是來作弄仙人，根本不知佛法，如何爲仙人宣說？沒有辦法交卷，只好憂愁憔悴的知難而退。

最勝仙人見到天魔不說而去，初初是有點兒覺得失望的，稍過一會就這樣想道：「我這樣的真心求法，相信諸佛菩薩會哀愍我的。」於是就又這樣立願說：「我現在的追求正法，目的是爲度化衆生，爲了衆生的利益，才不惜這樣犧牲生命，那知魔是不懂佛法的，故意這樣的來考驗我，我不能從魔那兒得到佛法，本於我的一片至誠，惟願他方世界，有大慈大悲能爲我說法者，懇請立即現在我前，使我得以聽聞佛法，我聞法後，決不辜負說法者的慈意，當本說法者的精神，以佛法化導世間，使得每個衆生都能得法水的滋潤，以增長法身慧命！」

最勝仙人發了這樣誠摯的大願，東方去此三十二個佛刹，有世界叫做普無垢，其國有佛號淨名王，忽然現在最勝仙人前，放大光明照最勝仙人身，使其身體平復如故，不再感受無法可聞的痛苦。同時淨名王佛，爲他廣說佛法，最主要的，是說集一切福德三昧。聽了淨名王佛說法的最勝仙人，不特感到無限法樂，而且得到無礙辯才，廣爲衆生演說妙法。如是剝皮爲紙，刺血爲墨，削骨爲筆而求正法的，不是別人，正是我們的教主釋迦牟尼。

佛在因中求法是這樣的不惜犧牲，我們現在有如來正法可聞，假定不求正法，試問怎對得起犧牲生命求得正法的佛陀？

二 一個窮人的爲法忘軀

不特做最勝仙人時，如此苦切的求法，可說自發菩提心來，就是這樣不惜生命的求法。如有一生成爲一個極爲窮苦的窮人，最起碼的生活亦無法維持，一般人對他當然是看不起的。可是他雖人窮，但是志氣不窮，時時想求佛法，苦的無處可求。也許因緣成熟，有次在一友好家中，不知怎的，突然聽到有佛說法，而且是說微妙大法，心中真有說不出的高興，認爲這是聞法的大好機緣。但他非常了解，欲得聽聞大法，先得供養說法的佛陀，沒有不供養而可聽法的。這雖不是說法者的說法條件，但聽法者不能沒有這樣的表現，以示對說法的佛陀無上恭敬！

講到供養，一般人當然側重財物的供養，但一想到財物時，窮人不禁呆住，我是個一無所有的人，能以什麼供養佛？因而感到非常的苦惱！然而窮人也有窮人的打算，經過一度的凝思，想到其他的東西雖沒有，而還有這麼一個身體在，何不運用我的勞力，換取金錢以供養佛？想通這點，不禁雀然！於是走到大街小巷，高喊賣身爲人工作。儘管自己是怎樣的誠意要爲人服役，但是奔走了一天，竟沒有人要他工作。他不因此氣餒，到了第二天以及第三天、五天，照樣的到街上去高喊賣身，不知什麼原故，仍然無人僱他爲傭，這倒不得不使他感到相當的洩氣！

正在他感到萬分失望不知如何是好時，突然有個人走到窮人的面前，窮人迫不及待的對那人說：「我要賣身爲人工作，不知你要不要像我這樣的人？」那人向他上下看了一眼說：「我家倒是需要個人做工，但是所做的工作是很苦的，不知你能受得了受不了？如你能受得了，我就請你做工。」窮人回答說：「不成問題，什麼苦頭我都受得了的。」「很好，現在坦誠的告訴你，我的身體患有惡病，不但需要有人照應，而且遵照醫生的指示，每日要食人肉三兩，然後惡病才能復元，你能不能每天割三兩肉給我吃，如果可以的話，我就和你做成這樁買賣！」

窮人聽到這樣話，歡喜而肯定的說：「不成問題，你先付錢給我，寬我七天期限，讓我做好我所要做的事，立刻投奔而來，絕對不會騙你。」錢到了窮人手，不是拿去大吃大喝，而是拿去供養佛陀，從而聽佛宣說正法。在這七天當中，佛陀所說的法，當然是很多的，但由於他的記憶力不行，只能記得「如來證涅槃，永斷於生死，若有至心聽，常得無量樂」的一偈。聽到這樣的大法，於無限法樂之餘，實踐自己的諾言，走到病人的家去，真的依約割肉給那個人吃。窮人爲什麼能夠如此的不怕割肉之苦？爲的是求如來的正法，可見求法是要肯犧牲的！

三 中國高僧的爲法忘軀

佛陀在因中勤苦求法固然如此，我國古德高僧的求法亦備嘗困難。誰都知道，佛法初流行於印度，至於傳到中國來，不如一般想像那樣的容易；而是由於中印兩國的高僧，經過千辛萬苦的陸續傳來。不論印度的高僧來到中國，或是中國的高僧到印度去，古代中印的交通，只有兩條要道，就是陸路與海路。不論從那一條道路來去，那都是驚險萬狀的，不是今人所能想像得到的。關於印度來華的高僧，經過怎樣的艱難困苦，姑且不去說它，而中國到印求法的高僧，所受的種種災難，讓我畧爲說一點，諸位聽了以後，就知求法之難。

古代高僧到印度去求法，敢說都是爲法忘軀，爲衆而忘己的，亦即艱苦備嘗，甚至犧牲生命的。現在且以大家所熟知的奘公求法爲例，奘公去印求法在路上所遭遇的危險，在吳承恩的西遊記裏，描繪奘公會經經過九九八十一難，雖說這是小說家的虛構，不足信以爲實，但無可否認的，是也幾經艱險。如經過五個國防關堡，幾乎不是被哨兵用箭射死，就是受其他或大或小的留難，甚至雖爲佛教徒的宋將王祥，也會力勸奘公回返京都。但是奘公斬釘截鐵的說：「我的這次西行，目的是爲求法，不論前途如何艱險，寧可西行而死，不願東返而生！」

不過這些人爲的障礙，還能用自己的至誠感動，但再向前，就是由涼州到玉門關，則是一段晝伏夜行的艱險旅程。在這段旅

程中，真可說是天無飛鳥，下無走獸，水草不生，人跡不到，時而風捲沙石，時而暴雨驟來，飲食更是成爲問題，以致不時的倒在沙漠中，幾乎結束了寶貴的生命！如傳記中說：「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回顧茫然，夜則妖魘舉火，燦若繁星，晝則驚風推沙，散如時雨。」有的時候，還會看到凶惡的人獸形象，若隱若現的，不是在前，就是在後，不是在左，就是在右，如果沒有相當的定力，沒有不被這些怪現象所嚇倒的。

在沙漠中行進，最令人困擾的，就是水的問題，因沙漠中，水最難覓。樊公要通過沙漠時，本將水囊裝滿了水的，可是走了一段沙漠，忽然感到口渴，就將水囊取下來，喝幾口水再向前進。不料由於大意，水囊跌落下來，整囊的水倒在沙漠中一滴不存。這問題相當嚴重的，一個人三五天不吃飯，還不致於餓死，一天沒有水喝，生命就將危殆，想到只有來時的某處有水，爲了不願違背自己的誓言，無論怎樣的口渴，終不東歸一步。如是經過四五天的時間，不會進一滴水，終於支持不住，人困馬翻的倒在沙漠上等死。像這樣的艱苦，豈一般人所受得了？

在沙漠中行走固然是如此的艱難，在崇山峻嶺中行進更是危險萬分。如傳記中說：「山嶮峭峻極天，開闢以來冰雪積凌，其凌峯摧落橫路側，或高百尺，或廣數丈，加以風雪雜飛。」其寒冷的程度，不是一般人所能忍受得了的。特別是有個地方，從這個山頭到那個山頭，根本沒有路通過，只是在兩山之間，攀緣一條籐索前進，兩手如果稍爲鬆一把力，立刻跌落到山崖，不是粉身碎骨，就是凍成僵屍。因而通過這個山谷，真可說是在死亡邊緣上掙扎，稍爲體力不支，沒有不喪身失命的，所以生還的，往往十有三四，而牛馬的犧牲，更是不可勝數！

從陸路去印求法是這樣的危險，由海路去的同樣是驚險萬狀。因爲過去的船隻，不特沒有現在這樣的大，各種設備更是談不上，一旦狂風大作，波浪滔天，鮮有不葬身海底，以飽魚類的一餐。無怪義淨三藏從印求法回來，感於路途的危險，感於求法的艱難，感於生命的沒有保障，曾經說了這樣八句話：「晉宋齊梁唐代間，高僧求法離長安，去人成百歸無十，後者安知前者難！」

路遠碧天惟冷結，河沙遮日力疲殫，後賢若未諳斯旨，往往將經容易看。」從這敘述之中，可知古德求法之難。我們現在有着這樣優越的條件，如不真誠的求法，怎麼對得起前賢？

結 說

印順論師的佛法概論說：「從佛法流行人間說，佛陀與僧伽是比法更具體的，更切實的。但佛陀是法的創覺者，僧伽是奉佛法的大衆，這都是法的實證者，不能離法而存在，所以法是佛法的中心所在。」如再以經中的話說：「法是佛母」；「佛從法生」。佛的成佛尚且由於法，從法化生的聲聞聖者，緣覺聖者，當然更是由法而成。如不能體悟正法，是不能得解脫的。證覺法的佛陀，從大覺海中流露出來的法，雖不能直接的表達法體，但能間接的表示他。是以我要想實證究竟的法體，不得不從如來的教法去實踐實行，去自利利他。

爲了個己的修持佛法，爲了以法的化度世間，我們在今日都應不惜一切的求取如來的正法。當知現在這個時代，是個風雲緊急的時代，什麼都不值得我們去追求，值得我們追求的唯有佛法。因爲其他的東西，不一定爲我們之所求得，就是求得亦會失去或化爲灰燼的，而佛法如我們誠意的勤求，一定可以得到的，而且一得到永不會消失。且從教正法的獲得中，進而以趣證正法，那你學佛大事就告完畢。佛法是無價之寶，其尊貴不可以道里計，當有佛法時而不求正法，到了沒有佛法時求法不可得，那你就知錯過機會的可惜，希望諸位熱切而誠摯的求取正法！

請批評，請訂閱！

法無古今偈

洗 塵

南韓金哲居士，函詢「現代佛教使命」及「佛教人生」諸義，爰重闡佛語，作「法無古今」偈奉答：

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覺

覺己及覺人

覺法無古今

佛日照世間

唯是破迷情

色聲香味觸

及第六諸法

愛念適可意

世間唯有此

於斯等作想

法法自然成

貪著其事者

苦集煩惱生

諸業愛無明

因積他世陰

流轉生死海

輪迴無期盡

世間法如此

無分古與今

若以清淨心

出入六根門

不著一切處

不染六境塵

斷愛離欲貪

除執破迷情

諦觀法非法

得入不二門

究竟實相義

覺者即是佛

開示所知見

令衆得悟入

六度度迷情

四攝攝衆生

隨緣善宣說

是名覺世間

心佛及衆生

原本無異別

作佛作衆生

但是一心行

心行有攀緣

佛法無古今

若離心緣相

不異羅漢身

爲牒善哉問

重闡聖教言

佛子之使命

唯願覺有情

註①見雜阿含經卷卅九

②見雜阿含經卷十三「二法偈」



關於玄奘大師靈骨問題

幻生

(續上期)

附錄

幻生按：南京玄武山玄奘塔，有二碑文，一爲褚民誼所撰「唐三藏大遍覺法師玄奘頂骨塔碑記」，一爲張靜波工程師負責興建玄奘塔的工程記要。這二篇文字，對於玄奘大師頂骨發現經過及其玄奘塔的興建，記載甚詳，頗具史料價值。也許由於作者政治人格因素，過去似乎未見刊載。日月潭玄奘寺玄奘大師頂骨旁邊，有其拓本縮小影印的真跡，裝置在二個小型鏡框內，由於字跡太小，似乎不甚爲人注意。六年前，筆者遊玄奘寺時，曾伏於鏡框前將其抄錄下來。現在附錄於後，以存一歷史文獻。

其一

唐三藏大遍覺法師玄奘頂骨塔碑記

吳興褚民誼撰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方類雖異，彝秉無殊。脫借鑑以揚庥，詎無裨於遷善，此輪風質化之功，所以等於開物成務也。矧夫佛門利濟，至勇且仁，慧義弘宣，允中克正，文明所被，四表同光。第自東漢以還，勝典雖聞，圓宗尙闕，遺深汲淺，識者慨焉。玄奘法師，抱志孤征，乘危遠邁，流沙浩渺，雪嶺嶙峋，熱海

濤翻，鐵門瑣峻，遊涉殆遍，傳法而歸，卒使三藏經義，流布神州，凡茲聖教之微言，咸屬法師所嘉惠。宜乎騰聲九域，將日月而無窮；翼教千秋，與乾坤而永大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廿三日，日本高森部隊，爲建神社，平土於南京中華門外故製造局內之小山，開鑿既深，因得三藏頂骨塔址，循址見壙，而獲石函焉。函側鐫宋明兩代改葬事畧，中置法師頂骨一部，及附葬佛像珠璧瓶鑑，歷代貨幣諸珍物。隊長高森隆介，上其事於日本駐華大使館大使重光葵，以法師爲華夏應化高僧，應慎重將事，使佛法光被東亞。乃於三十二年二月廿三日，舉行奉移典禮，暫供於鷄鳴山麓，文物保管委員會之博物館。四方人士瞻禮者，絡繹道途，誠盛事也。

考法師示寂遺骨，葬於長安滻水之東，繼遷樊川北原建塔。黃巢亂作，塔爲所毀。宋太宗端拱元年，金陵演化大師可政，得法師頂骨於終南山之紫閣寺，奉之南來。仁宗天聖五年，葬於白下長干寺，築塔東崗，用存紀念。長干建於晉，在宋爲天禧，在明爲大報恩寺。元文宗至順三年，天禧寺僧廣演，發塔重建，未異元封。附葬物中之銀箱，會刻文以記其事。明太祖洪武十九年，居士黃福燈，沙門普寶，比丘守仁等，遷東崗之塔於南崗三塔之上，即今發現地也。洪楊以後，塔圯基迷，其名雖存，其址則無能道者矣！往時中央研究院，曾覓其遺址不可得，今無意中得之，蓋有緣焉。三遷三葬，洪武迄今，又六百餘年矣。法相重光，斯其兆年乎！

夫玄奘法師，一意皈依，百折無悔，關山萬里，浩氣常新，貝葉千編，宗風丕著。念一十七年之艱困，益仰高明；撫六五七

部之經文，彌欽博厚。遺骨既見，封葬寧虛，爰集同人，特組重建三藏骨塔籌備委員會。塔式屢擇，基地頻求，終乃承長安玄奘塔之原規，建於首都玄武山之淨域。玄武山者，右撫北極，左攬紫金，背衍湖光，面臨阡陌，居高俯下，指掌全城，用奠法師之靈骨，勝業應無逾此。而北方善信，聞風興起，乃於其年十二月廿八日，舉行分受法師靈骨典禮，奉之北行，建塔故都，俾靈骨光輝，南北並耀。至於原殉諸珍，留復紀緣，庶敦古人風義，別增有關文物，附麗垂後，昭示時代精神。民誼忝司締造之工，深愧壤流之補，集資則賴東亞各國名流之仗義，卜地尤感日本駐華大使谷正之之同勞。今日法益休明，仰賴法師之呵護，勝緣克紹，感承多士之贊襄。謹勒貞珉，藉存顛末。敢云慰乎前哲，聊以式夫來茲。爰爲讚曰：

翳維法師 華夏之光

希眞向道

越國出疆

九死一生

卒成其志

貝葉千編

永垂後世

因緣不滅

法衍彌寬

傳茲靈骨

奠於長干

三顯三潛

幽光耿耀

象教復興

有斯其兆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廿八日歲次甲申二月初五日爲法師示寂第一千二百八十一週年紀念日 敬立

其二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冬，大唐三藏骨塔故基，由日本高森部隊發現，次年春，重光大使，奉移我「外交部」部長褚公民誼。奉迎後得謀建新塔，諸經過俱鐫褚公所撰碑記中，茲不復贅。靜波恭承褚公大命，主持重建工事，始終躬赴，知之較詳，不能無言，以告後之引據工事者，因爲之記曰：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二月六日，隨侍褚公及日本重光大使，蒞中華門外兵工廠土山發掘處，參觀同月廿三日褚公接受法骨殉物奉移供養，因命靜波設計重建，是爲籌建新塔之開始。三月三十日，重光大使返國榮任外相，靜波所擬草圖及計劃，咸由褚公轉交，攜日廣徵贊助。四月九日，東亞醫學大會在日舉行，靜波隨褚公前往參加，藉以考察彼邦佛塔建築工事。同月十九日，假座帝

國飯店二樓，展覽所擬計劃，及三藏新塔之模型，褚公與重光外相，署柬奉邀，於是日本佛教徒及名流學者，率皆蒞止，獲益匪淺。五月五日返國，根據在日所得，重行定計，並蒙日本駐華新大使谷正之氏之贊助，躬行踏勘新址時，褚公所發起之三藏骨塔籌備委員會，亦於六月十五日成立。褚公受戴，始以委員長名義負建塔全責，聘靜波爲設計委員，計劃一切。同月廿八日，會議通過塔式，決仿西安玄奘塔之原型。七月廿三日，會議通過新塔決定建於玄武山，靜波受命，實地勘測。八月十九日。新塔圖形繪製就緒，廿七日提會討論，咸以塔高三丈，爲式過低，因復增加二丈，改爲五丈。形式既定，爰即招標，投標者六家，得標者爲公記營造廠，標價爲國幣一百五十五萬元。九月五日署約，遂即興工，清除山地，並劃定建築線。同月九日，褚公因公赴粵，廿一日返京，次日親臨主持破土典禮，決定建塔方位。此後工程積極進行至速，惟山地巖石過多，非先轟炸取平，不易着手。於是公記廠主，另行招商，從事轟炸，而證明文件，輾轉需時，幸得日本探石公司協助，始於十月四日從事開轟。同月十一日，褚公偕日「滿」德各國使節來觀，時水泥已受軍約，市上無從購致。十月廿六日，依所需量數，請日本大使館代爲斡旋，亦以供求不如，未能即決。十二月四日，褚公與日谷大使同來視工，是時塔基巖地均已開成，塔身表面砌築所需之糯米石灰等，亦均備齊，惟水泥不至，工事爲延。於是褚公谷使併力周旋，乃於三十三年一月六日。獲得一部分，同月十日，鋼骨水泥之塔基底脚，賴以築成。三月一日，刻石人黃慰萱，自蘇來京，即開鐫取經路線圖。三日，塔基避潮層完工，塔基牆亦同時砌就。塔身內部襯牆，原擬以水泥黃砂施築，顧水泥艱困，恐礙全工，三月五日，商准褚公改用黃砂冷灰漿爲代，至同月十四日，始勒脚砌平。十八日，初以糯米石灰砌牆，四月九日，底層斗拱擺成，層角齒磚排砌，事關形美，故褚公及谷大使同日臨視。四月十三日，首層樓板紮鐵，翌日澆築混凝土。廿日，奠基石刻完成。五月三日，澆築二層混凝土樓板。是日正午，褚公偕呂榮寰來視。十一日，路

（下轉第21頁）

當素養。其思致力，曾受訓練。則選治法相唯識諸書，自無不可。若已見得法相唯識意思，而欲詳其淵源所自，與演變之序，則溯洄釋迦本旨，迄小乘大乘諸派，順序切實理會一番，便見端的。如治儒學者，先讀陽明或朱子書，然後上追孔孟，中逮羣儒，以次分別研究，自然有得。大氏學者用功，只從某一大派精心結撰之著作，苦心探索。由此，養出自家見地。再進而尋求此派來源，與其他各種有關的思想，則不至茫然無所抉擇矣。余今昔主張，未嘗牴牾也。

坊間故有唯識開蒙，與相宗綱要一類書籍，皆為初學津梁而出。然嘗聞學者持此等書，反覆覽觀，卒無一徑可通。甚矣其勞而無功也。緣此等書，全無意匠經營，只是粗列若干條目，而鹵莽滅裂，雜取經論疏記等陳語分綴之。夫經論本文，自有條貫，而學者猶不能通。況割裂其詞，綴為單條。既非釋辭之編，又異成章之論。將欲始學之徒，階此而究聖言，是何異教孺子學步，而務繫其足耶。

然則佛學，自昔已無門徑書歟。是事不然。如五蘊論，則法相門徑書也。如百法論，具云百法明門，則唯識門徑書也。既有門徑，應由之而得矣。然雖綜舉衆名，根極理要，顧其名相辭義，略無訓釋，絕不可通。初學開卷，茫然面牆。其將奈何。教學以來，極感此困。頃乃就五蘊百法等論，抉擇旨歸，搜尋義蘊，分條析理，而為敘述。名相為經，衆義為緯。純本哲學之觀點，力避空想之浮辭。佛家自釋迦阿含以後，大小乘師，皆好為懸空與繁瑣的分析，而有宗尤甚，即如唯識述記一書本

佛 家 名 相 通 釋 (二)

佛家哲學方面之鉅典，然每聞治西洋哲學者讀之，總覺滿紙是廢話，蓋其玄微深遠之旨，輒為繁瑣浮詞所掩，非精鑒者則莫能得之。根底無易其故。治古學，不可變亂其本旨，裁斷必出於己。治古學，能得古人之精神，與其思想脈絡，而於其持說，可加以裁斷，故於稽古之中，而自成其學，否則記誦而已，抄胥而已，無聞學問，品節既詳，統系斯整。雖爾釋辭之書，何殊專著之績。規矩固踵乎五蘊百法。義皆實通於羣經諸論。後有達者，覽而鑑諸。

上來略明撰述意思，更有誠言，為讀者告。

吾嘗言。今日治哲學者，於中國印度西洋三方面，必不可偏廢。十力語要卷一，答薛生書，已言及此。此意容當別論。佛家於內心之照察，與人生之體驗，宇宙之解析，真理之證會，此云真理，即謂實體。皆有其特

殊獨到處。即其注重邏輯之精神，於中土所偏尤堪匡救。中國學問，何故不尚邏輯，語要卷一，時有所明，但言簡意賅，恐讀者忽而不察。自大法東來，什肇瑩基，

既盡吸收之能。詳後。華台宗門，皆成創造之業。華嚴天台禪宗，各立宗派，雖義本大乘，而實造。魏晉融佛於三玄，雖失則縱，非佛之過。曹魏流

蕩之餘毒也。光武懲新莽之變，以名教束士人，其後士相黨附，而飾節義，固已外強中乾。曹氏父子，懷篡奪之志，務反名教，操求不仁，不孝而有術略者，至植兄弟，以文學宏獎，風流士薄防檢，而中無實質，以空文相煽，而中夏始

為胡。又自此而有所謂名士一流，其風迄今未已。華胃之不競，有以也哉。宋明融佛於四子，雖失則迂，非佛之過。東漢名教之流弊也。宋承五代之昏亂，故孫

復與東漢名教，南渡諸儒繼之，明儒尚守其風，若陸子靜兄弟，及鄧牧王船山黃黎洲諸儒，皆有民治思想，則其說亦不

足行。揆之往事，中人融會印度佛家思想，常因緣會多違，而

未善其用。今自西洋文化東來，而吾科學未興，物質未啓，願乃猖狂從欲，自取覆亡。使吾果懷自存，而且為全人類幸福

計者。則導欲從理。而情莫不暢。人皆發展其合理的衝動。終古悲。本心宰物。而用無不利。現代人之生活。只努力物質的追展。佔有衝動發展。心為物役。而成人相食之局。異生皆適於性海。異生。猶言衆生。性者。萬物之一原。故喻如海。見華嚴。人人類各足於分願。大同之世。人人以善道相與。其必有待中印西洋三方思想之調和。而為未來世界新文化植其根。然則佛學顧可廢而不講歟。此意。容當別為專論。

印度佛學。亡絕已久。今欲求佛學之真。必於中國。東土多大乘根器。佛有懸記。徵驗不爽。奈何。今之人。一切自鄙夷其所固有。輒疑中土佛書。猶不足據。不知吾國佛書。雖浩如煙海。但從大體言之。仍以性相兩宗典籍為主要。其數量亦最多。性宗典籍。則由什師主譯。相宗典籍。則由奘師主譯。奘師留印年久。又值佛法正盛。而乃博訪師資。徧治羣學。精通三藏。印度人尊之為大乘天。史實具在。豈堪誣蔑。不信奘師。而將誰信。奘師譯書。選擇甚精。不唯大乘也。小宗談有者。其鉅典已譯。故奘師於此方面可省也。什師產於天竺。博學多通。深窮大乘。神智幽遠。靡得而稱。弘化東來。於皇漢語文。無不精諳。深造。本傳云。自大法東來。始漢歷晉。經論漸多。而支竺所出。多滯文格義。什既至止。姚興請譯衆經。什既率多諳誦。無不究盡。轉能漢言。音譯流便。既覽舊經。義多紕繆。皆由先譯失旨。不與梵本相應。姚興使僧肇等。八百餘人。諮受什旨。凡所出經論。三百餘卷。臨終。自云。今於衆前。發誠實誓。若所傳

熊十力遺著

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爛。及焚屍已。薪滅形碎。唯舌不灰。詳此所云。什師既能漢語。又於譯事。備極忠實。觀其臨終之詞。可謂信誓旦旦。又遠法師傳。稱什師見所著法性論。嘆曰。邊國人未有經。什以印度為中。便闡與理合。豈不妙哉。又肇法師傳云。著般若無知論。什覽之曰。吾解不謝子。文當相揖耳。夫遠肇二師之文。古今能讀者無幾。而什師能欣賞焉。其於漢文深造可知。又什師自作漢文偈頌。皆以藻蔚之詞。達淵妙之旨。如贈法和云。心山育明德。流薰萬由延。哀鸞孤桐上。清音徹九天。其他皆類此。什師道業既崇。漢文工妙。若彼傳譯羣籍。謂不足信。其將誰信。今之學子。言佛學。亦輕其所固有。而必以梵語為足徵。不悟佛學自是佛學。梵語自是梵語。吾國人於論語學而章。皆能讀誦訓詁。然試問學是何等義。時習是何等工夫。悅是何等境界。自康成以迄清儒。果誰解此。而況其凡乎。以此類推。通梵語者。雖能誦梵本佛書。要於學理。不必能通。學者誠有志佛學。當以中國譯籍為本。中譯雖多。必考信於玄奘羅什。即中人自著之書。或自創之說。若持與佛家本旨相較。亦唯什奘二師學。可為質正之準則。容當別論。舍此不圖。而欲以博習梵語為能。則業梵語可也。毋言佛學。雖然。吾非謂讀中國佛書者。不當博攻梵語。但須於中國書中。精求義解。學有其基。則梵文頗堪參較。近人治內籍者。亦多注意藏文。藏地固中國之一部分。其文字。亦中國文字之別枝也。誠當研習。然晚世藏學。乃顯密雜揉。非印度大乘性相二宗之真。盡在中國。非求之奘。樹之學。宏敷於羅什。故



念佛三

關

圓香

末法時代的衆生，要想得度，持名念佛，是最對機的特殊法門。這是我佛金口親宣，十方諸佛所共讚嘆，從上諸大菩薩，所共指歸，歷代祖師大德，所共弘揚的。這一法門的種種殊勝，想來凡是有志淨業的同道，或詳或畧，總有些瞭解，當不須要一一重抄，也無法抄得完，概畧的說，這是一個最簡捷，至圓頓的上妙法門，末法衆生，絕大多數，都要仰仗這一法門，才能得度。

現在的佛門弟子，不論是出家的緇德，或在家的居士，專修持名念佛，求生蓮邦的，似乎已佔大多數，自然各有各的心得，各有各的體證，如果能互相交換念佛的經驗，進而互相策勵，我想一定可作爲成就淨業的增上緣。

信、願、行，是淨業的三資糧，有信無願，等於未信，有願無行，則是空願，這些當不必說。如果有了真信、切願、篤行，却又半途而廢，那就太可惜了，以是因緣，特不顧自己根淺行劣，來談談念佛三關，也算一點念佛的體驗，或可供有志淨業的蓮友一助。

就一般來說，大凡初發心念佛的蓮友，不但信真、願切，而且行也勇猛，可惜的是大都多了一個急切求證「一心不亂」的念頭，或渴望獲得感應瑞像，甚至有急求開悟的。因爲有這些妄念橫在心裏，以致不能與法相應，不念佛倒還好，越念佛反而覺得心裏越亂，這樣一來，自然又急欲壓制妄想，却不知這是以妄逐妄，恰似火上加油，妄念更加熾盛，又如推波助瀾，妄想更加紛飛，心裏更是亂成一團，茫然不知所措，就和解亂麻堆一樣，愈扯愈緊，不得開交。開始是焦急煩躁，漸漸是信心動搖，這時若

不得良師的指點，善友的扶持，很少有不放棄初願，另尋門徑去的，甚至着魔岔路，重入歧途的，也大有人在，這是修念佛行者的第一關。

有志淨業的行者，在這第一關頭敗下陣來，做了妄想的俘虜，恐怕爲數不少。其實要衝破這一關，繼續向蓮邦前進，並不太困難，祇要行者能夠覺知，自無始以來，情深淵海，罪業如山，滿心塵垢，積厚無法估計，今日才得皈依三寶，發心念佛，豈是一朝一夕，就可使業盡情空，證得一心不亂？能如是悔悟，自會發長遠心，而不至懷着急求一心不亂，或希冀出現靈感瑞像等妄想，須知這種迫切的希求心，正是情識的作用，不是智慧的要求，行雖勇猛，却是出自妄心，故不能與佛心相應，所以才會越念越亂，若想證真，當先去妄，然不必另存一去妄的念頭，當知妄本空幻，不理自退。因此；我們既然志在蓮池，發心念佛，祇要提起一句六字洪名，一直念去，妄想由他妄想，不去理他，一心不一心，先莫計較，但問這句聖號，提不提得起，當知這是眞妄交戰的開始，自然難免幾番激烈的廝殺，祇要堅持正念，不顧一切，勇往直前，如入無人之境，自可斬將過關。因爲自來邪不勝正，妄不敵眞，果是信真願切。祇須抖擻精神，單提一句六字洪名，就是克敵的寶劍，無妄不摧，無邪不破，能如是，自然妄念日少，煩惱日減，過了這一關，就另有一番風光了。

淨業行人，經過初關，一番辛苦之後，出得關來，難免有種春光明媚，使人心身陶醉之感，先前那種心亂如麻，焦急煩躁的景象，已不再見，念佛歸念佛，妄想歸妄想，似乎兩不相擾，又

像兩邊分明，「自己」宛如一個冷眼旁觀者，任他風雨任他晴。到了這般境地，終日恍恍惚惚，既沒有粗相的煩惱，也沒有澄澈靈明的心境。念佛則悠悠泛泛，了不得力，妄想則時隱時現，也不連續。對世間任何事物，都失去了興趣，對個人的名利榮枯，也不太關心，形似不食人間煙火的道人，心則是迷迷糊糊，似明實暗，這樣光景，就是念佛行者的第二關頭。這一關若不能過，蓮池恐怕仍然無分，至多他生得些人天福樂，淨業行人，到此止步的，想來也不在少數。

這第二關上，有兩員把關的大將，一是貢高，一是懈怠，初關易過，這第二關却比較難衝。大凡淨業行者，在第一關前，係初發心，精神振奮，建功心切，念佛勇猛，病祇在操之過急，易於調服，且病狀顯明，無須多費唇舌，稍加指點，就可明白，且願接受。在這一階段，行者往往自以為是，誤認自己的功夫純熟，把恍惚的心情，當做了定境，對一切都不在乎的迷惘態度，當做了洒脱，以為對世間的一切，都不再起貪瞋了。加上偶然會見到一些幻象，如突聞異香，或見光影，或夢見佛菩薩，或偶知未來小事等等，甚至有偶得相似定境的。由是更加强了自信，自以為念佛功深，別人萬不可及，志得意滿，不時誇示同道，貢高我慢，很難再接受別人的指點，以致恍惚渙散，終於淪入了懈怠的掌握，不要多久，辛辛苦苦得來的一點成就，在不知不覺間，却完全喪失了，這是何等可惜！

當知一個淨業行人，能到這般境地，雖說難得，也是可喜可賀的，但切不可自滿自是，錯把迷離恍惚，當做一心不亂，這不過是念佛力强，妄想的暫時淺隱，稍一鬆懈，將比未念佛前，更加熾盛，對世間事滿不在乎的心態，也不過是一種自欺的遺忘，一旦境界現前，貪瞋將更強烈，不信請看有些老修行，忽然變節，就是證明。行者欲過此關，但須警悟現前的成就，實在無甚奇特，平常得很，蓮池仍很遙遠，如是自能打起精神，擊敗貢高。痛念生死無常；轉眼就成隔世，這樣自會勇猛精進，征服懈怠。初發心念佛，多是出自情感的逼使，尚是眞妄相當，正念力弱，現在已是智慧的肯定，妄弱眞强，正念力大，果是猛勇丈夫祇，

須提起六字洪名，奮勇直前，一念就能衝出二關。

出了第二重關，行者當可見到一種秋高氣爽的清和景象，令人心曠神怡，百脈舒暢之感，坦坦蕩蕩，已少閒事掛心頭。妄想生滅，正念起落，都能了了分明，心境上偶會浮起一片烏雲，却是乍起即滅，依舊日麗風和，對於念佛，已無須特別着意提撕，六字洪名，自然聲聲入耳。行者到此，才知往日所發心念佛時，信心是如何的浮淺，願力是如何的薄弱，勇猛念佛，也不過是出於情感的希求，甚至和往生毫無關係，難怪有人終生念佛，最後仍向六道輪迴轉身去了，實堪惋惜。

念佛念到了這步境地，方稱得是功夫純熟，這時的行者恰似一個接近故鄉的浪子，自然會流露一種悲喜交集的情懷，雖說家園在望，却又有一段相當的里程，這時的信，才是真正的深信，這時願，才是真正的切願，這時的行，才是真正歸心似箭的篤行。雖然如此，但仍有最後一重關在，願諸蓮友，精進、精進！勇往精進，準備奮起搶關，躍登蓮池吧！彌陀座下，已經擺設你的座位了。

* * *
(上接第34頁 瞿曇佛陀傳)

關於阿羅羅·迦羅摩和鬱羅迦·羅摩弗陀，這兩位哲人的思想，到現在，還是得不到確實的明瞭，這是很遺憾的事！然在任何的佛傳裏，却都不能抹殺這兩位哲人，所以，從這裏的情形，可觀察到未開悟以前的瞿曇佛陀，確實曾訪問過這兩位哲人是事實。還可以信，從他們那裏受到深刻的精神上的影響是無疑的。

(未完待續)

註：② Sn. 1113 - 1115

③ Sn. 111 of.

④ Sn. 734 - 735

⑤ Sn. 1119

⑥ 參照：『歷史教育』一九五七年六月，拙稿。

⑦ Buddhacarita XI. 15f

⑧ SN. Iv. pp 83 - 84

⑨ DN. 111, pp. 126 - 127



密勒日巴尊者歌集

張澄基譯自藏文原著

敬禮上師：

第九篇 密勒日巴於灰崖金剛堡

尊者密勒日巴行抵灰崖金剛堡以後，即安居於馬鞍幽洞中，心境十分愉快。這時古通地區有一位密乘行者，他曾經聽過尊者的說法，所以對尊者十分信仰。一天，他來向尊者說道：「師傅啊！我雖然修行經年，但仍舊對修行的精要茫然無知，所以功德和覺受都絲毫不生，請您慈悲開導我，賜示我一點口訣吧！」

尊者答道：「既然如此，你應該知道如下的幾個要點。」隨即爲他唱了下面這首歌：

「心之所顯億萬千，多於日光映微塵，應於彼體如實知，如王自心確了知^①，萬法實相之本體，任何因緣不能生，唯一實相得決定，如王自心確了知。洞徹真如三證智，雖逢百劫無退却，由此自然斷貪著，如王自心確了知。妄念奔馳如潮湧，鐵閘銅池不能容，念由心現非外境，如王自心確了知。」

那密乘行者又問道：「這樣的覺受悟境是漸次生起的呢？還是頓然生起的？」

尊者答道：「上根利器的人，這些悟境頓然生起。中根和下根者則由四種瑜伽^②（或四步境界）次第生起。『真實』的悟境，和『相似但被誤以爲真』的各種徵兆是這樣的。」於是尊者就爲他唱了一首抉擇分別真偽大手印四瑜伽的歌：

「頂禮至尊上師足。」

執心實有輪迴因，明而無執自明體，本來圓成確了知，此是專一究竟相。口說雙融修有相，口說因果作惡行，煩惱愚癡盲修鍊，『專一瑜伽』無此失。明而無執之自心，離諸戲論具大樂，體如虛空極明朗，此是離戲究竟相。口云離戲葛籐多，口說離言話不絕，愚蒙執我而修觀，『離戲瑜伽』無此失。於現空無二之法身，得輪涅一味之覺受，佛陀衆生融一味，紛云此是一味相。雖說一味分別多，愚癡之中又愚癡^③，『一味瑜伽』無此失。妄念即是智慧體，

本來圓成因即果，三身自己本具足，此是無修究竟相。口說無修仍作意，口說光明修愚癡，愚茫無知亂瞎說，

『無修瑜伽』無此失。」

密乘行者說道：「這樣的修行實在是奇妙稀有難得，但是像我們這些世俗之人，如果要修持六波羅密多，應該怎樣去修持呢？」

尊者以歌答曰：

「頂禮具相上師足。

財富尤如草頭露。故應離貪行布施；已獲暇滿人身時，如護雙目持淨戒；惡趣主因為瞋心，捨命亦應修忍辱；懈惰難成自他利，故應精勤修善業；散亂難解大乘義，故應專注修禪定；佛位非由尋覓得，故應深觀自性體；信心尤如秋季霧，易散難持應精進。」

來客聽了此歌後，嘆為稀有，對尊者生起了極大的信心然後離去。過了幾天，這位密乘行人帶來了許多徒弟，攜着豐盛的供養前來朝禮尊者；承事供養尊者後，他就啟稟道：「今天到這裏來的人，都是對您的生平極端欽佩，所以特地前來朝拜您的。尊者因堅毅的大苦行所得到的成就境界與覺受，以及如何得到這種成就的方法和經過，可否慈悲向我們開示一下呢？」

密勒日巴以歌答曰：

「於世間法極厭離，方能生起大信心。戀執鄉園極難斷，捨離家鄉瞋恨息。愛戀親人極難捨，捨離親眷心自平。財富永難滿足故，布衣一襲斷貪婪。世間逸樂難捨故，居卑下位慢心息。傲慢我執難調故，應如野獸住深山。汝等具信諸弟子，若能精勤修佛法，勤聚資糧作二利，偏滿一切諸衆生，是具堅心毅力相。法身本來如虛空，（廣大無盡之法身），由昔無明不了知，因此無際飄輪迴。（廣大無盡之法身），畧見少份④非難事，證境堅固甚難哉！悟境未能堅固故，五毒煩惱時現行，由此多作無義事。若於真如得堅固，眼耳鼻舌諸六聚⑥，自然顯現無執着，三身常住不捨離，此為開悟之證量。所謂『根本』與『後得』⑦，

乃對初學之權說，心悟真如得堅固，豈有此二差別相？無有散亂之瑜伽，離執心境⑧時顯現，法報化身常伴隨。無有執着之動氣⑨，能生萬千妙功德。修心善巧瑜伽士，應作心如虛空觀，行住坐臥莫間斷。（由此觀空串習力），自於美色及財寶，不生貪着視如幻。一切外境及顯現，皆如幻化如雲霧，即於利生之宏願，亦應離執如是觀；下劣凡身如幻化，亦如水月不可執，外境纏縛不能染，譬如蓮花出污泥，淨『行』證量應如是。此心徧滿如虛空，因緣所現萬千法，無非明淨之法身，普見一切空性智，置我掌中如淨璃。諸法昔初無來處，中間亦無諸住處，末後亦無有去所，三時皆住平等性。此心原無生死因，本來清淨如虛空，紅白彩雲自消融，四大痕跡不可得。此心徧滿如虛空，未嘗暫離無生故，三界輪迴永斷離，『果』之證量應如是。臨終捨棄幻軀時，若會使用甚深訣，子母心『光』⑩當會合，（徹證究竟大法身）。此時若未證法身，應念不淨五蘊身，即是清淨報化體，此時應用俱生訣⑪，清淨報身⑫當顯現，了達報身亦如幻，豈有迷途錯謬失？若於此法得通達，則無中陰之迷失，中陰自在應如是。」

古通的徒衆，聽了此歌，都對尊者異常敬佩，以後他們都常來供養朝拜尊者。

某日清晨，密勒日巴於光明定中看見金剛瑜伽佛母⑬現身，對他說道：「密勒日巴啊！你的人間弟子中將有如日如月一般的兩大弟子；還有如星辰的弟子廿三個；得成就者廿五名；得不轉（地）之悟道者一百名；於道上得暖相⑭之夫士一百零八名；初入道之男女瑜伽行者千人；與你結得法緣因此不墮惡趣者不可數計。現在，在古通的烏谷處⑮，正住着與你有宿緣的那個如月般的大弟子，爲了成就他的緣故，你應該就到那裏去。」尊者得了佛母的授記後，就準備向古通的上方行去。這是灰崖金剛堡的故事之初篇。

註解

① 此句及以下三頌之藏文體裁迥異歌集之慣例，通常歌偈中，每句

或每「足」，只有七字或九字，此處每句多達十六字，只有簡縮意譯，取其大意。又「足」者乃構成偈之單句，如四句偈即包含有四「足」。

② 四種瑜伽——或大手印四瑜伽，即修大手印之人從入道起直至成佛所經過之四步境界。此亦即大手印之次第道階也。此為一非常重要之專門問題，非專書討論不能畧盡其旨。禪宗宗風在「密」在「遮」，而不在「顯」或「詮」，然亦有雲門三句，牧牛圖，三關，五位君臣等說而驗其證道之次第及淺深者，此等資料若與四瑜伽比較合究，極饒趣味。用禪、密之道境以釋大乘之五道；十地亦有觸類旁通之處。但研究此問題首先需要作者自己有相當之大手印境界才行。這點既然目前尚未圓成，只能以聞思經典為據而論之，此當待之異日。茲將大手印四瑜伽之簡畧述如下，為密師此處所說作一參考。

第一步境界名為專一瑜伽：行人於得大手印見及口訣後，常契空明之自心勿使間斷，漸次當得明空清晰顯露之覺受。於明空自心現量證入，晝夜不散，產生各種殊勝美妙覺受，此心專一安住自心明空之體無有散亂，故名專一瑜伽；可配之於加行道之暖、頂、忍等位。但此時仍有能所二取之執，所見明空之心體，不但不透徹，且難免有俱生之能執之心。

第二步境界名為離戲瑜伽：離戲者，徹見自心之無生空性，離一切有無、是非、對待之種種言詮戲論，超絕名言，入畢竟空之境界；斷離能所二執，真正見道，故名離戲瑜伽。

第三步境界名為一味瑜伽：行者至此境界則親證一切法平等性；於空、有、及生死、涅槃，及佛陀、眾生，皆視為一味。因即是果，事即是理，於一切法得大自在矣。前二瑜伽，行者着重在斷執及攝有入空；至此則會空入有，起大功用，大神變，不但於空性得自在，於色法及根，塵，亦皆得自在；已漸趨入理事無碍及事事無碍之境矣。

第四步境界名為無修瑜伽：至此已無任何法可修，無進一步之果位可求，進入究竟菩提之圓滿境界矣。

③ 此處可能指微細無明。藏文原文：rMon·Pa·Yi·Yan·rMon·Pa·Las·可作不同之解釋，亦可譯作「無明之中有無明」，或「愚癡深處之愚癡」，故大概是指那極不易覺察之俱生之微細無明。

④ 畧見少份非難事——指大手印行人，常於忽然間能頓見空明之自

心明體，但不久即失去，不但不能常常見之，亦只能見到心體之極少部份。

⑤ 五毒——貪，瞋，癡，慢，嫉五種煩惱為五毒。

⑥ 六聚——見第八篇第二註。

⑦ 根本與後得——藏文：nNyam·bShags·及 rJed·Thob·此二詞用法甚廣，根本及後得之全詞應為「根本智位」和「後得智位」。前者指行人契真如空性，深觀惟一實相之體，為定中之純般若觀。後者指行人從「根本智定」而起，出定後應物接觸一如常人，但其心境仍不完全脫離般若空性，或大手印定。任運騰騰，心離執著，見一切如幻如化。此根本及後得定，能相互增長，直到證入平等性智之位而入一味瑜伽則無所謂根本及後得矣。離執心境——直譯應為「無執六聚常顯現」，但如此譯則反而失去原文之神韻及意味了。

⑧ 無有執著的動氣——此句藏文意義不太明顯，若詮解不錯，此動氣即是能發出神通妙用，大機大用之智慧氣，由極深之定慧而得者。

⑩ 子母心光明——或子母光明。子光明者頗似起信論所指之始覺，母光明者頗似本覺。由本覺而生始覺，始覺經擴大鍛鍊而與本覺合，名為妙覺。此在大手印而言則為母光明：即是那本具的俱生空明佛智；和子光明：那道上所見的種種深淺之空明智。子母光明會和一味則成妙覺佛位也。

⑪ 俱生訣——俱生亦可譯為同時，此處文義不太明顯，大概係指在學大手印時上師指示一心俱足法報化三身之口訣。學人有此了悟，則於中陰時能用此訣與三身契合。前面言，若中陰初時未能證入法身，則仍有機會與報化身相合。

⑫ 清淨報身當顯現——原文直譯應作「清淨幻化報身當顯現」。

⑬ 金剛瑜伽佛母——即密乘之般若佛母，又名金剛亥母，為噶居派極重要之本尊。

⑭ 暖相——見道譬如真火生起，此則譬如見道之前，火尚未生起，但火之前相暖熱已經生起了。顯教中所說之五道中之加行道位有四：一、暖，二、頂，三、忍，四、世第一法。亦與此相通也。

⑮ 鳥谷處——此處之藏文文意不易了解，可作不同的解釋，因藏文之專有名詞如人名，地名，皆無標點符號，故有此困難。原文作：Guñ·Thañ·Ge·Phur·La·Bya·Wa·Na……。



「無明」與「煩惱」的認識

趙亮杰

前言

無明與煩惱，這是佛學上的根本問題，諸佛去之，衆生存之。衆生能把無明和煩惱化爲烏有，不動腳根即是十方諸佛。故知衆生之所以異於諸佛者，不是缺乏作佛的本質，乃是多了些累贅！去了這些多餘的東西，我們與十方諸佛並不少些什麼。

諸佛猶如剖璞出玉，衆生乃待剖之璞也！吾人不可小看自己，生自卑感，認爲比諸佛菩薩矮了半截，甚至不可比例，天天想着「增上」做佛；作是想者，是爲錯覺；「錯覺」就是「無明」的象徵。佛法不可增上，「增上」便是「煩惱」的基本。當然，衆生在迷，爲學可以增上，修德可以增上，性德不可增上。是故吾人皆在煩惱中爲學，也在煩惱中修行；也可以說，爲學和修行本身就是煩惱的範疇；我們必須從治學（研究）和修行（實踐）中透視這非可修非可學的東西，是一種不可增上的境界，能如此肯定（證），煩惱立即消失。不過其中最大的難題，就是「行法」與「證法」的矛盾；何以故？爲學和實踐，都得有「增上心」產生「增上力」，才能精進不息；可是要證得「不可增上」的境界，可不能有「增上心」求證。是故菩薩由初發心，步步增上，到了初地見道位，猶須兩大阿僧祇劫的時光，才能成佛；此無他，以其功行的「增上心」，證「無上道」，不可得也。何以故？「雲馳月運」，「舟行岸移」，用遷流的目光，證寂靜的境界，不可得也。以諸菩薩未斷惑故，仍須往上爬，稱「有上士」，佛已證得「不可增上」，稱「無上士」。

吾人不知開發「無明礦」，剖「煩惱璞」，取「如來寶」；却天天向外奔馳，想着增益作佛；假若我們不敢相信當下一切，

即是成佛的材料，無論怎樣修行？也成不了佛。何以故？佛者覺也，覺此而已；假如不敢相信璞中有玉，而能剖璞取玉者，無有是處。努力去掉累贅，是修行者的正路，努力於法增上則不可也。其困難處，「行法」如開車，「證法」如剎車；當下肯定，即時剎車，甚難，甚難！當你肯定之一剎那，剎不住車，就隨境緣流轉，當面錯過了！法身大士，須要兩大阿僧祇劫，鍛鍊剎車的本領，才能有金剛道後之一念剎車。（不隨境緣流轉即無「無明」）。

二、無明與煩惱的來龍去脉

佛學中名相甚夥，有的同義異名：如「法性」「法身」「真如」「諸法實相」「諸法空相」「一真法界」「一如法界」「獨一法界」「理法界」等。有的次第緣起而異其名；由名異故，義亦差別；雖云差別，體無二致；如同吾人少年爲子爲孫，爲姪爲甥，次第爲父爲祖，爲伯叔，爲姨舅，名別義異，同一人也。其所以不同的名稱和意義，皆由因緣（對象）差別而異其名異其義也。佛經中名相，亦復如是。同義異名者，隨其文勢義勢而異其名；譬如對「事法界」說「理法界」。對「法相」說「法性」。表「空如來藏」，則用「諸法實相」，或「一真法界」。表「空、不空如來藏」，則用「獨一法界」，或「大總相法門體」。表「空、不空義」，則用「真如」；真無可遣而如遣，如無可立而真立，眞如化合成一名詞，則遣、立同時，頓張「空、不空義」。對「常、樂、我、淨」四德，則用「如來法身」。如此隨緣運用，則文順義順，不但易讀，且易明了。否則，對「事法界」說「法

性」。對「理法界」說「法相」，不但讀起來蹩扭，而且容易發生「文字障」，成為文字上的絆腳石。無明與煩惱，亦復如是，名相甚夥，尤其是唯識學家，分門別類，分的非常瑣碎！使初學者，一看頭就大了。本文不願襲取唯識家的老路，為什麼？關於佛學中的名相，筆者不敢望其項背，何敢班門弄斧？何況筆者讀書，素願少文而攝多義，對於煩惱的名相，食之乏味；譬如我們常聽說孫悟空有七十二變，我的意思，只若掌握住了孫悟空，七十二變皆在其中；不必觀其七十二變，也不必向觀眾詳加介紹其七十二變也；但必須把孫悟空的來龍去脈，介紹得一清二楚，畧示七十二變可也。

「根本無明」和「根本煩惱」，猶如孫悟空；「枝末無明」和「隨煩惱」，猶如七十二變；當知變異諸法皆因緣生，若無因緣，不生變相，是故可有可無，可輕可重；孫悟空再有本領，若無因緣，它也變不出把戲來，譬如吾人未斷煩惱之前，皆有患神經質的可能，可是沒有患神經質的因素，也不會得神經質。我們研究和實踐佛學的切要處，就是要認識這孫悟空，掌握孫悟空（根本無明與煩惱），再從因緣法中掌握其「變」的趨勢，才能使這孫悟空變成菩薩；不必在七十二變中書寫它的病例；何以故？現在的孫悟空有七十二變，將來的孫悟空或許有七千二百變；過去的病例，或許現在沒有；現在沒有的病例，或許將來會有；一個初研佛學的人，好像醫學尚未入門，就搬了一大堆的病例表（無明與煩惱的名相）給它看，若是不把它嚇跑了那才怪呢？就是勉強撐持下去，也會感覺枯燥無味。所以我感覺研究學問，要從根本着手，不可在枝末上誇張，這是本文的主旨。

A·無明的介紹

無明者，梵音阿尾彌也（Avidyā），義譯無明，能障心智，於一切事理，不能如實而知；在本質上說，猶如白癡，所以阿賴耶識只是一具無明殼，也沒有什麼人、我是、非；它是一位好好先生，也好像一座歷史博物館，能把無始劫來六道史蹟猶如錄音攝影般的收藏進來，經無量劫不失不壞。故知無明這東西，其初

步作用：①能障理、量二智，使你於一切事理，不能如實而知。②由癡障故，轉「如來藏心」成「阿賴耶識」；阿賴耶識具無明故，猶感光片，雖有染污的可能，但尚未染；逐漸六根對境，不了真實，生起「我執」「我見」，為第七「末那識」。此識「我見」最深，處處以「我」為中心，因此，也最自私；一反過去的好好先生，變成獨裁主義；從此由「白癡」變成「狂徒」起惑造業了！復將所造之善惡二業，利用第八阿賴耶識的攝受功能，點滴不留攝入阿賴耶內，作為隨業受生的煩惱種子。這是說「根本無明」：①能障正智，②能攝受執持一切染法，無始劫來，不失不壞。

B·無明能障真俗二諦

無明這東西，真是一個神祕的玩藝兒，並且變化多端，前際無始，後際無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你說它是「有」吧？又捉不住它是個什麼東西？你說它是「無」吧？明明時時現前的東西，就被它迷惑住了！我說這話，或許讀者礙難接受，不信，閣下可以臨床實驗，我們無論看甚麼？想甚麼？說甚麼？都離不開「主觀論」的範疇；此「主觀」者，佛名「我見」；譬如我們以「我見」觀魚，就不會了解魚，乃至以「我見」觀兒女，也不會了解兒女；我們常聽說「代溝」這個名詞，豈知「代」之所以成「溝」者，就是由「我見」所構成；「我見」就是由「無明」產生「我執」構成的東西；所以儒家以「恕道」補偏救弊，教人「推己及人，反躬自問」。擺在眼前的東西，我們不能就事論事，以法觀法；好像以魚觀魚，以兒女觀兒女，偏以「我的看法」來論是論非，論魚論兒女，則此「事實真像」可能和「我的看法」相差不可以道里計矣。准此，這就是由「迷理無明」（障理智）發展而成「迷事無明」（障量智）。

（未完待續）

請廣為推介、支持四眾刊物！

我的建議

我的建議

蕭杏華

「道在人弘」，這句話說得有道理。同樣，佛法弘揚，也在於人力推動。

推動佛法，不外兩種工具：一是用口，一是文字。口宣佛法，局限於一時一地；文字弘傳，無時間性，無空間性，超越前者多多。

三藏十二部巨典，是佛教主要文化，重要而寶貴的法產。沒有它，佛法早停滯不傳，沒有它，咱們後世人就別想聞佛法，沒有它，沉沉黑夜永遠是沉沉黑夜，永遠見不到一絲光明。

可見，推動佛教文化，是弘揚佛法的基本條件，是急不容緩的事情。感謝可敬的僧伽們，本承這一種神聖責任；再加上悲心無盡的居士們，歷來就不斷朝向這個目標，健步邁進。

為適應時代潮流，高瞻遠矚的佛門文化先進，近代以來，展開新的攻勢，以嶄新的姿態，創立佛學雜誌，大肆採用這樣有利的文化工具，宣揚佛法。

其中，幾間最早的佛學雜誌，創刊號，創刊人，創刊地，創刊時間，大可分為下列種種：

1. 佛學叢報月刊，由宗仰和尚創辦，地點在上海哈同花園，西元一九一二年出版。
2. 佛教月報，由上海中國佛教總會創辦，一九一三年出版。
3. 覺社叢書季刊，由太虛大師創辦並主編一九一六年出版。



4. 海潮音前身，就是「覺社叢書季刊」，一九一八年正式定名。
 5. 法海波瀾季刊，由仁山法師主編，一九二九年出版。
 6. 佛教評論季刊，由常惺法師主編，一九三〇年出版。
- 餘如：上海范古農主編的「佛教日報」，游有維主編的「弘化月刊」，太虛創辦福善主編的「覺羣週報」，天津楊真主編的「佛教月報」，潮山通一主編的「人海燈」，閩南大醒主編的「現代僧伽」，漢口周觀仁主編的「正信週刊」，廈門福善主編的「人間覺」，瑞今主編的「佛教公論」，桂林道安主編的「獅子吼」，鎮江芝峯主編的「中流」。

這些雜誌，有的將近半個世紀，有的年逾花甲高齡，能活到現在的，唯有海潮音一家未中斷過，現由樂觀法師主編，復活的是獅子吼，道安法師任發行人，由法振法師主編。其餘幾種，全隨着創辦人或主編人先後「作古」了。

近四十年後繼起的佛學雜誌，在海外，特別是在台灣一地，有如雨後春筍，到處茁長，到處萌芽，姹紫嫣紅，各擅其勝，大家有目共覩，無需介紹。

無可否認，佛教雜誌是佛教文化一部份；同時也是推動佛教文化最好的、不可少的媒介。為佛徒喉舌，作導俗先機，具有顯正摧邪的功能，福國利民的作用，培養佛教寫作人材，發掘佛教天才作家，聯絡彼此感情，報導教界消息，促進佛教界團結。

我們不要去譴責過去的佛刊「固步自封」，也別埋怨現前的佛刊「很少進步」。因為這裏面牽涉到整個佛教人事問題；主編

的作風，所起的影响力雖有而不大。

我不是說佛刊裏面沒有低能的編者，也不是說完全沒有「古板的傾向」，正如陳文光居士前在「籲請讀友介紹新定戶」大作文中，指某些偏頗思想：「趣味化了，就會失掉佛刊的莊嚴特性」。這不過是問題結癥之一而已。實則，還有很多很多的問題，不是一個編者本身能解決得了的。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巧婦難為無米炊」這個關鍵。

憑良心說，佛刊不乏精明能幹的編者，他們有遠大眼光，新的開明思想，新的豐富知識，懂得適應時代，迎合環境，在不違方便攝化的原則下，把佛刊的內容進步化、趣味化、吸引化、潛移默化，打進社會，深入各階層，爭取更多更廣的社會讀者；一個又一個樂意接受佛法真理，有興趣去尋求，去發掘佛法寶藏。然而，佛刊取材，要拉些帶點文藝氣息的作品，似乎不太容易。這並非佛教沒有寫作人材，相反地，僧俗中寫得一手好文章的人物有的是，可是多數人不要寫，不肯去動下筆桿。

這固然爲了顧住個人修持有關，但其中有個不可忽視的死結問題，那就是，凡刊出來的文章，一定免不了有一個作家的名字，你用正名嘛？人家說你死要面子，愛出風頭；你化名用筆名嗎？人家說你是見不得人的作家，你要潔身自愛嘛，人家說你自鳴清高，裝模作樣。這種風氣不除，有些作家就趨超不前，或視爲畏途，佛刊的內容又怎能徹底改善呢。試問編者那來「米」下鍋？圈子裏這樣多事，佛刊上安得不鬧稿荒，累得編者到處張羅，大吐苦水。

看得出，年來的內明月刊，編者已盡最大努力在力求改進，「四象堂」有過一段「爭辨」的局面，可能一去不復返，近兩期來，精益求精，增闢了「筆談」與「佛教文藝」兩欄，對愛好文藝的作者或讀者來說，都是莫大喜訊。

「筆談」命題，已經帶了點散文氣質，要比沿用「隨筆」舊名新穎些，雅緻些。

說到「散文」定義，本來不是我這個小學五年級尙沒讀完的老粗能談；即使這兒談的是關於「佛教散文」，也不是我僅僅讀

過三個月零三天佛學的「半桶水」所能問津。不過年紀大了，看到這個問題，有點兒見獵心喜，如骨梗喉，那怕是一點點也要吐出來。

簡單說，散文就是文藝，通過技巧的筆觸，綴成幽美的句子，再經藝術加工，洗鍊昇華，給每個句子注射力量，添補潛能。讀起來輕鬆，看下去養眼，趣味盎然，引人入勝，帶感染性，有磁吸力。

散文不是七拼八湊的羅漢菜，散漫無章。真正的散文，不受束縛，縱橫經緯，包羅萬象，但又有條不紊，作有系統、有深度的抒發。

拿「背影」來說，是朱自清一篇頂出色的散文，也是散文中最有名的散文，全文一千餘字，流露着天性感召，老父慈愛，兒子孝思。是那樣動人，那樣感人，可是，找不到一句叫人「父慈子孝」的句子。

再看近期內明「佛教文藝」欄，發表的「由園林說到園林文學」，就有這股子意味，發人深省，回味無窮。

又如新加坡近來放映英語彩色電視片「芝麻街」(Sesame St.)，不知風靡了多少兒童、少年、青年，甚至像我這麼一大把年紀的人，也時不時走前去瞄下。爲什麼這部電視片會有這樣賣座，有這麼大的威力哩？主要是人家善於運用動作來表達，用形象來分說，用故事來串演，用幽默來誘導，看得大家笑呵呵，不知不覺間上了教育一課。這種手法，高就高在寓教育於無形，不給人覺得是受教育。

告訴你，這就是散文的意識，散文的效果。散文的成功，是在這方面，散文受歡迎，也是在這方面。

散文是用巧妙的烘托風格，反映理性，刻劃理性，用不着張牙舞爪，蜚短流長。

照理說，弘法的路子，不妨跟着古德的脚步走，但不是一成不變循着不合時宜的步伐。我們老佛爺教人並不呆板，他老人家一向主張「觀機逗教」，爲什麼後人却要「抱殘守缺」呢？

從沈居士透露「最近又邀得台灣兩大高手加盟」；再得到名

作家謝冰瑩教授插手，內明「實力」之強，真個是無與倫匹。無怪陳文光居士說：「內明如是第二流，那麼今日佛教界還無第一流雜誌存在！」這樣說，內明登上佛刊界「XXXXX」（此四字萬不敢當，囑「請勿改動」，歉難遵辦，祈諒之。），顯然正是其時，我那個「假以時日」到此要宣告破產了。雖然編者聲言：「不宜妄分次第，徒滋誤會。」我看，就別客氣啦，做一做「XXXX」打甚麼緊？難道要讀者投票不成？

不稱邀得「兩大作家」舊套，而改用「兩大高手」字眼，倒頂新鮮的；好吧，叫「高手」就叫高手，我最隨緣。說真的，「兩大高手」果然「身手不凡」，各有「一手」：談錫永居士介紹「西藏密宗」，取材珍貴，價值極高，文筆生動清新，寫來頭頭是道。圓香居士擅短文，單刀直入，揮灑自如，這樣明快俐落，精悍有力的筆鋒，最適宜寫論文或評述一類文字，屈在「筆譚」裏，有點不像，對嗎？

「高手」們絞盡腦汁，揮動筆桿，苦爬格子，是爲了豐富弘法園地。

編者曉夕勞苦，運籌帷幄，進行灌溉工作，是爲了弘法園地的華果，長得更甜、更香、更美、更能發揮推動佛教文化作用，爭取更多的讀者，引進更多的人。

陳文光居士發出呼籲、陳志偉、大成、雷國輝象居士，接着以實際行動來響應，是爲了弘法園地壯大起來，堅強下去，繼往開來，持久下去——可以預見，將還有愛護佛教文化的大德們，出面響應。

這說明什麼？這說明弘法文化事業，是廣大信徒共有的，不能長期由妙法寺「担大旗」。

我們並不懷疑洗塵法師的魄力，也相信妙法寺的經濟能力；不過，一本大受歡迎的大眾佛刊，由一個單位來獨力承擔，似乎說不過去，大家也不好意思。

本來，普通一般雜誌，有了讀者支持，便一紙風行，暢銷無阻，而佛教刊物發展，向來就有點不正常，經濟來源，老是向人伸手。

以其長期靠人面關係去拉，何不組織一個董事部，聘請董事若干，指定每位董事負責經費若干。

就如新加坡千佛山建萬佛寶塔那個辦法，規定董事長五萬元，董事五百元，打算聘足一萬名董事，就有五百零五萬元。將這筆基金，存入銀行生息，或買樓收租，維持長年經費而有餘，到時還有力量改進爲半月刊，爲週刊，爲佛教日報。這個建議，不知合不合當地情形？中不中大家胃口。

我這樣吶喊，明知像蚊子上歌台，不自量力，到底台下反應如何？觀衆會有怎樣回响？我要「謝幕」了。

祝願

大家輕安，法喜充滿。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一日

(上接第9頁 關於玄奘大師靈骨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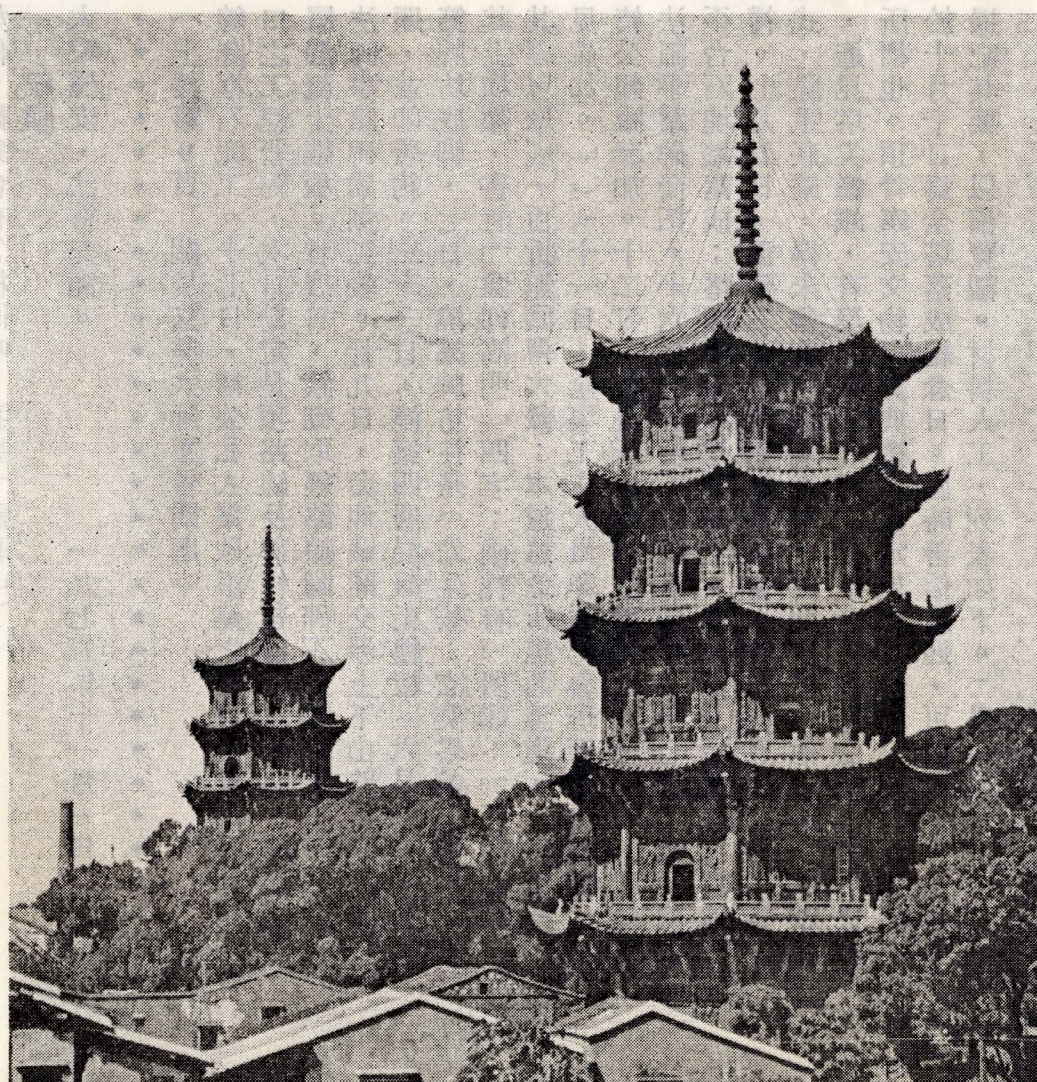
線圖框石完工。十七日，褚公私人集欸添建之碑坊，及山麓進出口之工程署約，次日勘定是項路線及碑坊位置。二十日，澆築三層混凝土樓板。廿五日，鑲砌取經路線圖碑石入牆。次日，三藏法師事蹟碑鐫刻工竣。廿九日，與地藏廟交涉上下山路線讓地問題，並即署約。三十一日，澆築四層混凝土樓板。六月二日，掘築牌坊底脚，七日，澆築牌坊柱基（幻生按：玄奘塔前之牌坊，其上橫額，書有「益仰高明」四字；兩柱有一對聯：「勵經心經其經以取經，百折無回傳大藏；本道意道所道而爲道，一誠獨往見真如。」）。十一日，全場工作人員舉行祀魯班師合尖典禮，褚公親臨參加。十二日，塔身所用磚料全部運至。十三日，三藏法師事蹟碑發拓。十六日，碑坊工程澆築勒脚。十七日，第一號平台石塊墻落成；塔頂澆築水泥混凝土。廿一日，褚公臨行安鉢禮。七月五日，重建三藏骨塔籌備委員會，柬邀各界舉行結頂儀式，隆重莊嚴，得未曾有。建塔工事，至此已成。他日過京滬路，遙見塔尖巍峨，有發爲無量功德之讚歎者，皆褚公熱誠毅力之所樹也。頂骨奉安文物附葬典禮，已定於九月十二日舉行，並訂於十月十日爲全塔落成紀念日。屆時善信逢迎，可以預卜，茲特撮記其要，以備覽觀。材料人工，列表如下。（畧）

彩塔 多姿 中國 佛塔

▷ 揚州大運河之文峯塔



▽ 福建泉州東西石塔



◁ 當陽玉泉山之玉泉鐵塔



的特

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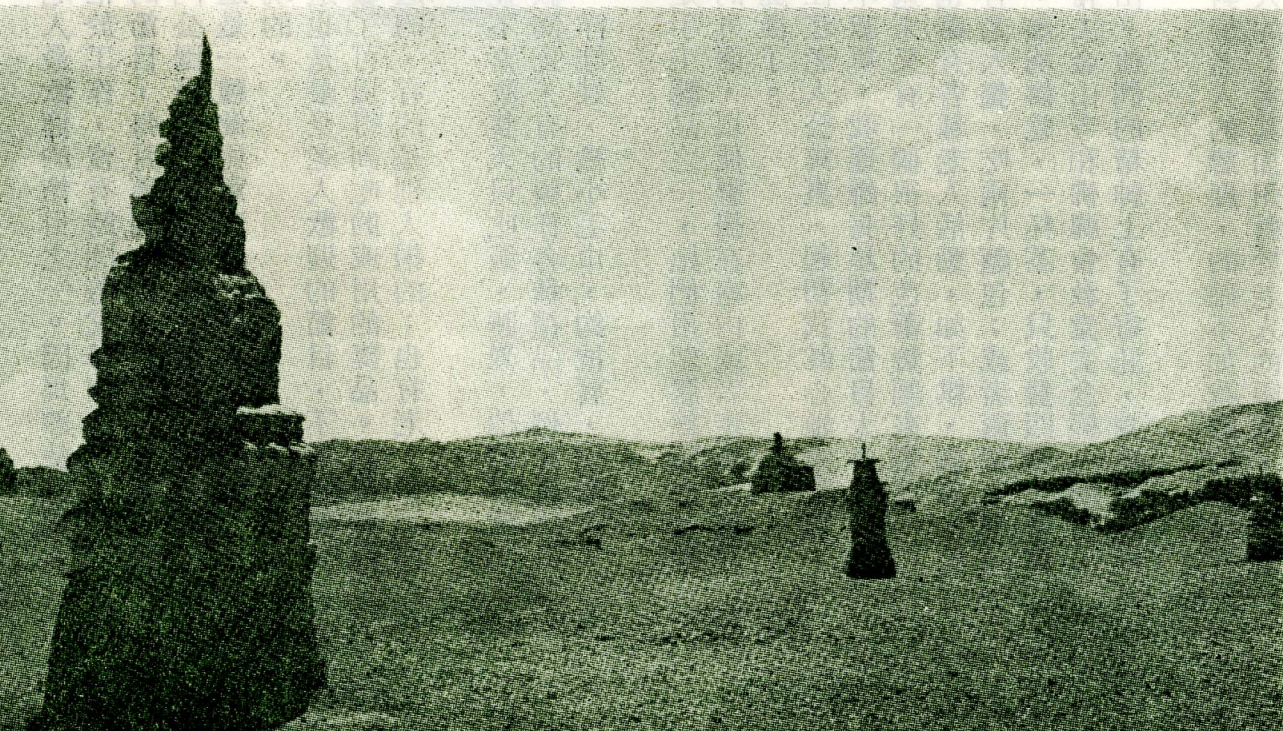
(三)

佛敎
勝不紹

蘇州虎丘塔



塔佛古的上漠沙——前窟高莫



六四(一)次(五)寸(五)分(五)釐

1922

舊金山的老人娛樂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社會上流行三句話：「美國是兒童的天堂；青年、中年的戰場，老年人的墳場。」因此在一般人的腦海裏，深深地留下美國老人可憐的印象；他們不受兒女們歡迎，一個人，或者老夫婦兩人，住在養老院裏，過着寂寞無聊的生活。天氣晴朗的時候，他們蹣跚地走到公園，坐在椅子上晒太阳；遇到下雨刮風，他們只好在客廳裏看看電視，對着灰暗的天空，打發煩悶淒涼的日子。

這是一般人在想像中的生活，其實他們（包括男女）並不是我們所說的那麼苦，那麼可憐。據我所見所聞的，在加州，老人的活動很多，他們不論在任何養老院裏，每月，甚至每週，都有很多交誼活動，現在列舉幾項如下：

這是老人院固定的節目：

一、慶生會——每月都有一位或數位老人過生日，老人院的主持人，一定安排一些慶祝節目，不可缺少的是吃生日蛋糕，唱生日歌，送壽星禮物，請人來演舞台短劇；或者邀小朋友來表演芭蕾舞，唱歌；或者有學生樂隊來演奏，每次都有茶點招待。被邀請表演的，都是義務性質，不要任何報酬的。

二、音樂會——這也是每月必有的節目。演出的，都是古典音樂，或民間通俗音樂，非但能陶冶老人的性情，使他們精神愉快；而且可以把他們帶到童年時代，沉浸在甜蜜的回憶裏，暫時忘記了老年的生活。

三、看電影——為優待老人，電影票只需付五毫，有些人數較多的老人院，由主持人租了影片來院放映，假如老人年齡到了七、八十歲，身體還很健康的，她也可以出外看電影，聽音樂會，參觀畫展。有些商店，只要拿出「老人證」給他們看，買東西還可打折扣的。

四、郊遊——這是老人最歡迎的節目之一。因為即使有兒女在金山的人，他們每天忙於工作，沒有時間陪父母出去玩；如今老人院規定每月有郊遊的節目，每月不同，例如這個月參觀伯克力大學，下個月就去金門公園野餐，或者參觀水族館，動物園。

五、玩保齡球——這是一種像兒童玩具一般大小的保齡球，可以把盤子放在桌子上玩的。

六、賓果遊戲——這也是最受老人歡迎的節目，不用腦筋，只要聽覺、視覺靈敏，贏了可以得到吃的或用的獎品。這些獎品，有的是商店為做廣告送的，有的是別人捐的；也有老人自己做的手工藝品拿來充數的。

七、工藝——老人並不喜歡整天只吃飯、睡覺，他們喜歡工作，有的學畫，有的學做陶瓷，有的製作各種禮品，例如做生日卡，聖誕卡，情人節卡，洋娃娃，織小毛巾，鉤披肩，鉤帽子，織毛衣等。

八、縫飾——這也是手工藝品之一，她們用塑膠線鉤成各種花盤的吊鍊，套在花盤的外面，以便懸掛在室內或者走廊，使花葉垂下，搖曳生姿，美麗極了。

我有一位好朋友，住在老人公寓裏，起初我耽心她太寂寞，後來她告訴我：「一點不寂寞，我還嫌每星期的節目太多呢，今天又要去烏克蘭旅行，週末又有一個很好的芭蕾舞團來表演。」

此外，基督教會，也辦有各種老人活動，如下棋、編織、陶瓷、健身運動等，還備有老人餐，吃兩片麵包；或者兩個叉燒包，一個橘子或一根香蕉，幾塊餅乾，一杯茶，只收費四毫。信仰佛教的老人，他們也經常去金山寺和佛禪會教堂去念經、聽道，參觀有關佛教的話劇演出。他們的精神上有了寄託，身體也就很少有疾病了。

美國的青年男女，對於老人的態度，的確不如我國的恭敬有禮；但政府是很關懷老人的；尤其加州對於老人的福利，更加重視，我們再也不能說：「美國是老人的墳場」，應該改為「美國是老人的樂園」了。

六四（一九七五）七月於金山

張小雲



次疊韵敬和顧教授一樵

見贈

敏智

十方諸國土 叢爾一化城 凡聖同靈性
龍蛇亂太平 行深度苦厄 照淨脫癡情
法雨水普潤 廣長舌放鳴

二

人心最危險 浩氣正長城 伐異情偏執
黨同怨弗平 璞周意狹隘 鳳楚量通情
瓦釜多聞世 黃鐘棄不鳴

三

泰來否極去 旭日照高城 法古今正義
開天地治平 挽回奇劫運 共樂人倫情
時雨一雷發 春花百鳥鳴

四

放身天地外 踏破達婆城 日月雙拳握
乾坤一氣平 俗緣常隨俗 情幻誰染情
法界微塵刹，獅王大吼鳴

錄原詩

雲遊來海國 戍客望邊城 歷劫從征戰
中和致太平 祈天開佛運 思古發幽情
水上閒鷗起 林間一鳥鳴

顧教授一樵復以陽韵七律

見贈再疊韵奉和

一

宇宙合分旋轉律
隨波逐浪豈甘願
萬卷家藏別勝負
百年歲月須臾逝

二

夢幻人間虛歲月
光陰來去川流轉
格物致知尋至理
古今成敗興亡事

三

世亂淵源和利欲
陽春白雪知音少
水盡山窮生別面
得隴望蜀爭逐鹿

四

養性清心超物外
酸甜苦辣領艱易
大勇大仁申正義
自強不息應時化

錄原詩

作客瞬經廿五載
節逢白露炎威息
車跡峯迴隨路轉
高僧歷代碑文在

得失

葉香

頻煩治亂種麻桑
飲水思源極耐涼
十方世界論高長
剎海塵塵作道場

單調

啞啞的火車聲响終於搖醒我
窗口是藍，塞滿整框的藍，藍得平板
缺了什麼吧？我緩緩思索
想起來了：
一片雲，缺少一片原先存在，如今不
在的白雲
我嗒然若失，瞋眼，又陷入朦朧。

白雲紅日出扶桑
天地新陳世炎涼
鉤心鬥角短非常
不變中道是道場

飽經憂患歷滄桑
野鶴行雲看世涼
花明柳暗見希長
泡影浮身夢一場

不知有多久
我再度轉醒
猛見窗口又來一朵
白雲
含笑睥睨

頂天立地改滄桑
貴賤富貧分暖涼
唯忠唯孝重倫長
捨己爲人擴道場

我不知要欣喜或悲傷？
爲我所會失去的和已擁有的終究仍要
失去的。

數

葉香

洗頭時，總會洗脫小撮的髮絲，梳髮
時，也會梳落小撮的髮絲。
生命中，我要洗幾百次的頭，梳幾千
次的髮呀？難算難算。
日子就這樣失去，生命就這樣遞減的
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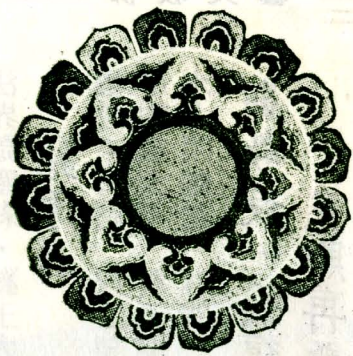
續繼不斷大把大把的掉髮，證明我尚
有更大把的髮絲供其掉落，有一天，掉落
的髮絲少了，不也說明頭上的髮少了？白
了？我，老子？

人生，是這麼指日可數麼？

不經意的
然後，我朦朧睡着。

一朵白雲，浮在我搭乘的火車窗口
仰向椅背，我假寐着，偶而瞧瞧它，

然後，我朦朧睡着。



中華文化與佛法

董正之

——九月廿四日講於香港能仁書院大專部——

洗公法師、各位法師、白校長、唐教授、各位教授、各位同學：正之今天在此跟各位見面，並將作近五十分鐘講話，感覺到有三種稀有：第一，我能站在中國佛教史上由中國僧伽所創辦的第一個大學講話，此種因緣，甚是稀有；第二，今天聽講的同學是受過佛法薰陶，於教理有相當研究的青年朋友，這是第二稀有；第三，因此演講因緣，得以獲識唐君毅教授，足慰渴慕之私，此是第三稀有。有此三種稀有，我以充滿喜悅的心情，作以下的講話。

我的講題是：「中華文化與佛法」，首先依佛教的方法，試作釋題。關於文化兩字定義，說起來可能有幾十種之多，簡單說，就是文而能化。學術思想是文，化就是教化。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五千年來在中國土地上滋長發展的學術思想的總和。那麼什麼是中華文化中心？儒家的學說是中華文化中心，孔子集中華文化之大成，也是中華文化的代表，所謂「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傳，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中華文化自然以儒家為正統。至於佛法，在這佛教大德創辦的學府內，和精通佛理的教授面前，用不着我來贅說。中華文化和佛法有多少相同或相異之處呢？概括的說，自東漢永明帝十一年白馬馱經到東土二千年來。中華文化和佛教文化如水乳交融，合而為一了，也可說是相得益彰，大乘佛法能在中國發揚光大，就要歸功於儒教文化的良

好基礎。今日美國各大學就把中國大乘佛教作為研討東方哲學的重要課題，原因亦即在此。第二部份我們要討論的中華文化乃至佛法的體是什麼？佛教講體、用，由體起用，如要說體，中華文化能不能以一字代表？我以為可以拿「道」字代表中國文化，若要另找一字作代表，那就是能仁書院的「仁」字，也就是本師釋迦牟尼寂滅能仁的「仁」字，佛法則以「性」字為體，所謂：「離言語相、離文字相，離心緣相。」就是言語、文字所不能解釋，心識所不能攀緣的境界，用老子的話：道可道，非常道。也許勉強可以解釋得通，中華文化乃至佛法上所講的體，是有體而無相，乃是無相之體，如上面所講：「離言語相、離文字相、離心緣相，離相之體。我想在座諸公對佛學研究有素，不用我再來饒舌。第三儒家或佛法的宗旨是什麼？它的使命又如何？我不妨拿洗公所辦另一書院以內明命名的「內明」兩字來說明。什麼是內明？內明就是要我們所具覺性發光，明瞭自己的本體，今日芸芸衆生大都是顛倒妄想，為滿足一己貪欲而不擇手段、不計後果，不惜作奸犯科以達利己的目的，原因就因為內不明，也即佛家所說的「無明」，所以對外界事物看不清，這是由觀念錯誤，導成行為錯誤，國際間亦復如是，今日人類面臨核子戰浩劫，也都由於內不明。佛家認為人類一切錯誤不善行為，皆由貪、瞋、癡、三毒所導致。如果能明白三毒禍患，調伏三毒，遠離三毒，這就

諺云：「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不能孝於父母，焉能忠於國家？能孝的一定也能悌，悌才能和睦朋友，推而廣之，人類社會才能融洽相處。所以大家都行孝道，這個社會一定雍睦和樂，安寧繁榮。佛家儒家雖俱講孝道，然也有差別之處，佛教講無緣大慈、同體大悲，衆生即佛的教義下行大孝，儒家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兩者之間，多少有點距離，但在實踐上，可以由近及遠，最後必可究竟圓滿，異途同歸，在如何做到內明這課題，兩家有極相似之處。大學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或說新民），在止於至善。」這明德便是內心明白的覺悟，佛家所說的眞如本性，明明德就是讓我們明眞如覺性，在親（新民），在止於至善，就是佛家所謂：自覺覺他，最後達到覺行圓滿的至善境界。大學開宗明義所講和佛法十分脗合。那麼佛法和儒家對社人類會有什麼好處呢？從佛法講，社會是有情衆生的依止之所，也即是有情世間，與此相對的便是無情世間——器世間，中國道家所謂：「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跟佛教所說，異名而同義。由於時間關係，不再多講了。

最後，吾人應有宋儒張橫渠所云：「爲天地立心，爲民生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之抱負，光大中華文化，弘揚佛法，重振大漢天聲。

茲附奉 現金 / 支票 美金 / 港幣 元 角。

訂閱內明雜誌全年 / 半年 (自第 期起至第 期止) 請以

平郵 / 空郵寄交下列地址：.....

先生 / 女士收。此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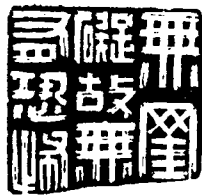
內明雜誌社

定閱人.....

年 月 日

(以下美金計算)

定價表	本港	半年	港幣	12.00	台灣 泰國 日本 菲律賓 新加坡 馬來西亞	平郵	半年	3.00	美國	平郵	半年	3.00
		全年	港幣	24.00			全年	6.00			加拿大	全年
	另售每本	港幣	2.00	航空	半年	4.20	英國	航空	半年	9.50		
					全年	8.40			澳洲	全年	19.00	



咒術奇譚

蕭杏華

(續上期)

五、適應環境

歷史顯示，佛法自漢明帝永平二年，由攝摩騰、竺法蘭兩僧帶進中國，咒語在弘化的道路上，一直扮演著頗重角色。他們首先繙譯的「四十二章經」，是中國史上第一部佛經，傳毅作序，開頭這樣介紹說：「天竺有得道者，則號曰佛，輕舉能飛，殆將其神也」，又引證佛經說：「阿羅漢者，能飛行變化，住壽命動天地」，這多少附會中國神仙之說。所謂神仙的本領，能「騰雲駕霧，空中飛翔，長生不老，與天同壽」。把悟究真理的佛陀神化起來，致有譯成「金仙」或「大仙」的佛號出現。相傳，當攝摩騰與竺法蘭二法師受欽臣蔡愔等十二特使禮請到中國，下榻洛陽白馬寺的時候，不容於中國原有的道教，曾與老道當眾鬥過一次法，各念其咒，道咒不濟，道人敗輸，道經當眾被焚。從此僧道不和，後來的「三武」滅佛，就是道人得寵時在皇帝跟前搗的鬼。還有白雲寺與白雲觀僧道的鬥法，各顯奇能，說來可就話長了。

晉時高僧傳寫佛圖澄、佛調、涉公、杯度為「尸解仙」，還說：「涉公會修得絕穀服氣的仙術」，又說「單道開亦能絕穀，服松脂，與神仙往來」，晉書「藝術傳」竟說：「佛圖澄懂得服氣」。此類筆調，多少受到道家的影響。那是因為佛教未傳入前，中國固有民族深受道家的渲染，具有濃厚的神仙色彩觀念，方士的符咒，茅山的法術，早已深入民心，膾炙人口。加上封神榜、西遊記、三國演義、水滸、白蛇傳等的章回小說，有意無意唱和，描寫得出神入化，呼之欲出，不由人不信。

佛教所推動者為適應現實環境，「觀機逗教」，採用時人所尊重的咒語，很快與民間思想打成一片，由此在各方面得到全面發展，不特在社會羣中廣受歡迎，而且在中國佛教裏面八大宗派中，也少不了咒的運用。禪門的早課，度鬼的餓口，施食的蒙山，幾乎全部都是咒語，甚至新戒的比丘、比丘尼，能脫口背誦五十三咒。高僧傳所誇張的咒語，除了「醫病、解厄、制服鬼神，驅退邪魅、求雨」外；且能做到「降下神龍、鉢内生蓮、枯木萌芽」一類不可思議的靈異事件，以顯「佛法無邊」，無所不能，表彰行者的道行，烘托咒語的妙用。

念咒為密宗專長拿手工夫，無論設壇念咒、結印念咒、供品念咒等，各有師承，各有儀式。密宗又分藏密與東密兩大派別。前者流傳西藏、蒙古、尼泊爾、錫金、不丹等國；後者在日本、朝鮮一帶相當蓬勃。筆者昔年在甲德滿都(Katmandu)時，親眼看到由西藏進住尼泊爾的喇嘛圍坐結壇念咒。說也奇怪，尼泊爾首府的垂蔭蕪坡(Shri Swayambhu Natha)，是全國著名的佛教聖地，有一種白色舍利子，滾圓細如芥子，經過喇嘛念咒加持，變成如綠豆大，且可從少變多。為方便信徒或遊人供奉，每包約有大小二十多粒，取費盧布僅一元，折合星幣幾毛錢而已，可謂便宜。用西藏紅花盛供佛前，誠心禮拜，也會漸多漸大，其作用的神妙，有種種傳說，當人們彌留前，僥倖有緣，吞服一粒，神識往上昇而不下墜。

六、古今奇聞

佛門咒語，何止百千萬個，隨象生根性，各擅其勝。其中，能與威靈顯赫的「楞嚴咒」並駕齊驅的「大悲咒」，不特在山門

內吃香，山門外也大行其道，普遍流行。大悲咒，完整的名題是：「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大陀羅尼神妙章句」，係「是過去九十九億恒河沙數諸佛所說」，由古佛「千光王靜住如來」傳授給觀世音菩薩，觀世音爲普利有情，在他的道場「補陀洛迦山」對釋尊宣說出來。在那次「千手千眼無礙大悲心大陀羅尼經」法會上，觀世音這樣白佛言：「世尊，我有大悲心陀羅尼咒，今當欲說；爲諸衆生得安樂故，除一切病故」，乃至「滅除一切惡業重罪故，離諸障礙故」，及「遠離一切諸怖畏故」等。大悲咒共有八十四句，除了「娑囉娑囉」這一句標示「五濁惡世」外，其餘八十三句，每句代表一位菩薩和現相特徵。一路來，大悲咒所以深得縑素信從，一來是文句不太長，較易受持，二來是說咒主觀世音菩薩特具慈感，與此土衆生法緣深厚。三來是富於現實靈感事蹟，吸引着無數善男信女。擺在面前的佛教界道場，大小寺菴，差不多都有「大悲法會」的設立。即使不懂念大悲咒的人，可念「唵嘛呢·叭彌吽」取代。甚而傳言中提到一位不識字的行者，誤把「吽」字唸成「牛」字，也有出奇的靈應，表示了「置心一處，無事不辦」的道理。

七、原理何在

但凡佛門人士所持咒語，絕大多數是由印度梵文音譯過來的。中國佛學大家著論立說者有的是，能創說咒語的，則絕無僅有；在中國佛教史上，只有一位普庵禪師，說了一個「普庵咒」，據說靈應非凡。咒文長，句子三迴九轉，世俗人好難誦習，但經懺師父們放懺口時念起來，熟練地喃喃上口，念得有板有眼，一點不含糊。過去中國民間，嬰兒夜啼，是件令人頭痛的問題，敏感的人認爲有古怪，仿照咒的語調，作了一首似咒似辭的調兒：「天荒荒，地茫茫，我家有個吵夜小兒郎，過路君子念三遍，一夜睡到天亮」，教人到處張貼，說是能止小兒夜啼。

總括說來，咒語是不是那麼傳奇，有沒有這麼一回事，全在各人的信仰概念。信者言之鑿鑿，不信者聽來渺渺，半信半疑者則介於亦有亦無間。不管我們站在那一個角度睜大眼睛看，將無

法看透咒語的意義是什麼？內涵又是怎樣？咒的本身，就是這樣令人莫測高深，不可捉摸的謎。探頭細看所有諸咒經典，充其量所能看到的是咒的出處，咒的威力，咒的反映，咒的運用，咒的靈感。大梵天王在「寶莊嚴道場中」，聽過大悲咒後，也只問及「此陀羅尼形貌相狀」是怎樣子的？說咒主的觀音大士答案是：「大慈悲心是、平等心是、無爲心是、無染着心是、空觀心是、恭敬心是、卑下心是、無雜亂心是，無見取心是、無上菩提心是。當知如是等心，即是陀羅尼相貌」。至於咒的內容到底如何？文句意義怎解，却未見提及。

原來，咒之所以叫「秘密語」，就是不能解說的，一經解說，便失去咒的作用，咒語喻如軍陣前口哨暗號令，只有行家心領神會，不需剖析，也無可解釋。不過，有個間接解說咒的故事，從故事的意義上，不難看出咒的原理何在。話說，從前有一個窮小子，生活潦倒，就跑到隣國去打出路，冒充王族公子哥兒騙人，合該這登徒子時來運轉，給那個國家的公主看上了，招爲駙馬。這小子，水鬼陸城隍，小人得志，享盡奢華極侈的生活，驕縱暴戾，飲食尤爲挑剔。恰在這時，窮子國家派遣使臣，到這個鄰國來商建兩國外交關係，有人問計討教使臣說：

「貴國有位王族公子，來到敝國，已招爲駙馬爺，不知怎的，飲食時動輒發脾氣，下人好難侍候，有什麼法子呢？」使臣見過那位駙馬，知是窮小子出身，但不揭穿，乃用本國語音教駙馬侍僕這麼幾句話：

「窮子往他國，欺誑一切人，粗食是常事，何勞復作瞋？」使臣授計說：「要是你家駙馬吃東西時再使性子，可照念出來，管保中用。」

侍僕知念其音，不明其意，一日聽在正在餐桌上發怒的駙馬耳裏，有如巨雷灌耳，以爲自己身世秘密被拆穿，犯欺君罪，從此不敢放肆了。

這就是咒語的潛能意味，念咒的人儘管不求甚解，未詳底蘊，而鬼神聽起來，却能發揮奧妙感受，魑魍魎魅能不俯首貼耳嗎？



常隨佛學

敏智

一九七五年佛誕日講於紐約美國佛教會大覺寺

(續上期)

譬如爬山吧，精進努力的人，必定爬在前面，而不努力的人，一定落在後面；還有能精進的人，凡所作事，不以爲苦，而懈怠的人，就不同了，他以做事爲苦，做了一件小事，他就覺到苦不堪言，像這樣的人，又怎能學菩薩道呢？精進在解深密經上，也分爲三類：一被甲精進，二轉生善法加行精進，三饒益有情加行精進。被甲精進，就是菩薩，修學菩薩道加行時，其心勇悍，前進不退，被以誓甲，我欲脫離一切有情的苦難，雖經長時，百年千年萬年，或百劫，千劫，萬億劫，等一日夜，處於地獄，受大苦難，能可證得無上正徧覺知，他的勇悍心，亦決不退失。或過百千俱胝，或加倍百千俱胝，這樣長久的時間，如果立志不堅的話，他的心不知已經退到什麼地方，但是菩薩欲證菩提大果，他的被甲精進，是永無退屈的。攝善法精進，菩薩在修學六度時候，勤求善法，積聚善法，成辦一切善法，爲求一切善法，而精進勇猛。饒益有情精進，如前戒品，饒益尸羅中說。在雜集論上說：被甲精進，是善根的方便的任持，轉生善法加行的精進，是善根圓證的任持，饒益有情加行精進，是善無盡的任持。

在精進的後面，就是第五靜慮度，靜慮就思惟修的意思。「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一把散在外面的心，收集一處，專心一致，心的作用效力，就可以得到不思議的效果。儒家的孔子也有這樣的說法：「知止而後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很深的道理，要經過靜的思慮方能可以得到。佛教靜慮，明心見性，悟證菩提，乃至神通妙用，一切無不由定而發。修學菩薩道的菩薩，也是當然不能不修學靜慮的。在解深密經，也把靜慮分爲三品：一無分別寂靜，極寂靜，無罪故，對

治煩惱衆苦，樂住靜慮。二引發功德靜慮，三引發饒益有情靜慮。無分別靜慮的意思，就是離一切虛妄，分別粗重。相續經說：離妄想極靜。瑜伽論說：遠離一切分別，能生身心輕安。簡單的說：分別心太多的話，心就不能寂靜，同時身體，又必發生粗重不易忍的形相。極寂靜意思，瑜伽論上說：「遠離諸愛味，泯一切相」。也就是離去種種貪愛。而把一切相泯除。無罪二字，在無性論上說：「離慢見愛，得清淨故。」瑜伽論說：「遠離憍舉」。煩惱這東西，是屬於罪垢的，把慢見愛憍舉等煩惱離掉，當然就能到無罪的境界。對治煩惱衆苦樂住的意思，就是在習定的時候，治煩惱苦，並由習定的功效，引發神通自在，得到現法樂住。果論說：此定能離染污，現世得安樂住。引發功德靜慮，就是菩薩僧的所有靜慮，能引發不可思議的殊勝的功德，一切聲聞獨覺，尚不知其名是什麼，又怎能入修此定呢？饒益有情靜慮，菩薩化度有情，要依止靜慮，才能使一切有情，得大義利，一方面可以使他離去衆苦。一方面現大神通，化惡爲善，而衆生見到神通，不受化也受化。在世親論說：「安住靜慮者，由此能安現法樂住，引發靜慮者，由此能引六種神通，成所作事靜慮者，謂依此故，成立所作，利有情事。」在無性論上對於三種靜慮也說：「安住靜慮，爲得現法樂住，離慢見愛及清淨故；引發靜慮，爲能引發六神通等，殊勝功德；成所作事靜慮，爲欲饒益，諸有情類，以能止息，饑饉疾疫，諸怖畏等，苦惱事故」。在雜集論上，把三靜慮配合三種任持，現法樂住，是無厭倦的任持，引發神通，是諸所思議成滿的任持，饒益有情，是御衆善的任持。

在靜慮的後面，第六就是六智慧度。一個人生於天地間，能沒有智慧嗎？沒有智慧，是一個人做人不思議的事，等於無眼睛

的盲人，盲人是什麼都不知道的。因為他沒有眼睛，看不到東西。無智的人，不能辨別事物，是好是醜，與人相交，不知好壞；或者好人，把他認為壞人，或者壞人，把他認為好人，是非不分，邪正不辨，這是多麼愚蠢的事啊？俗語說得好：「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天下事怎樣知道呢？就是能多讀書，他從書本上知道，自古至今，好多好多的事，人所不能知的，他能獨知其詳，不讀書的人，又怎能與他相比呢？又讀書固然使人增長智慧，但是讀書還能改變人的氣質。在人間，如果要做一个有為的大丈夫，安分守命，富貴不能改變他的操守，貧賤不能使他失志，他的氣質是不同普通人一樣的，他的氣質是由讀書養成的。世俗人如此，修學菩薩法的菩薩，那智慧是更不可少的。在解深密經上把智慧也分成三類：一緣俗諦慧，二緣勝義諦慧，三緣饒益有情慧。緣世俗慧，就是覺了依他起法，緣生無性；緣勝義諦慧，就是無分別智，證契圓成；緣饒益有情慧，恒順眾生，隨眾緣生機，說法化導。慧的道理，在瑜伽論有二種三慧的道理：第一種三慧，就是一能於所知真實隨覺慧，這是無分別智，緣真如的道理。二於五明三聚中，覺決定慧，這是緣俗智的慧，三於一切有情義利慧，這是緣俗利他慧。第二個三種慧：一能知甚深法，無我智，這是法空智的道理，二能知有情調伏方便智，這是緣人空智慧；三了知一切所知境界無障礙智，這是雙證人法二空的智慧。成唯識論分生空、法空、俱空、為三慧。攝大乘論分加行、正智、後得、為三慧。無性釋分別三慧的道理：一無分別加行慧，是眞觀現前的勝方便智，二無分別智，就是眞觀智；三無分別後得慧，就是由現觀邊所起的諸世俗智，能為眾生鑒機說法。在雜集論上，把慧的三品，分為三種任持；緣世俗慧的任持世俗，緣勝義慧的任持勝義，緣有情慧的，任持有情。

釋迦牟尼在因地中，修行六度，行菩薩道，經過了三大阿僧祇劫，修圓六度，證得無上正徧知的大覺，法華經云：

觀三千大千世界，乃至無有芥子許，非菩薩捨身命處，圓滿種種波羅密門者。如我世尊作尸毘王，為救鴿命，自割股肉，乃至肉盡筋斷，是檀度滿，為須陀摩王，寧失身命，不失

信於婆羅門，及鹿足鬼王，是尸羅滿。為羼提仙人，被歌利王，斬截身體，是忍度滿。為好施太子，誓得如意珠，救濟眾生，入於大海，縱筋骨枯盡，亦不懈廢，是精進滿。作螺髻仙人，入於禪定，鳥於頂上作巢，巢中有卵，恐動則卵壞，待至鳥子俱飛，是禪度滿，為劬嬪大臣，分閭浮提七分，城邑聚落，皆是均等，是般若滿。

修行六度的菩薩，這樣的難行能行，難忍能忍，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這樣的經過極艱難極困苦，才把六度修圓，可見證佛果，不是一件簡單而易行的事啊？

成佛果最重要的就是要得無分別智，成唯識論云：「無得不思議，是出世間智。」在修習位，數數修習時，得到無分別智，把徧計執所執的，能取所取，統統離掉，一無所得，這種境界，是不可思議的。因為有所思議，就有所得，既然到了無所得，一切境相，已全離去，還有什麼可以思議呢？這無得不思議智，能把世間根本二障斷除，能證無漏眞如理，從此更進一步，數數修習，就能斷除，俱生二障種子，及其習氣，不過還有一個道理，是應要明白的，就是在修習位，唯論及無分別智，斷障的道理，而沒有談及其他的法，但是雖不談其他法，而其他的法並不是沒有。譬如說：在十地位，修習施戒忍精進禪定般若方便願力智，十波羅密的勝行，就能斷捨異生性，邪行、闇鈍、微細煩惱現行，下乘涅槃，粗相現行，細相現行，無相加行，利他不行，諸法未得自在，十種重障，而能證得遍行、最勝、勝流，無攝受、類無別、無染淨、法無別、不增減，智自在所依，業自在所依等十種眞如。不過要知道，十種眞如，是約階位而分的，並不是眞如有十種的差別；這是在能證智方面，有明昧滿分的差別，因而也就把所證的眞如分為十種。若以能觀智論，在十地的階段中，前四地的觀智，還未純熟，把所觀的境，也就分別眞俗二種而觀。到了第五，那就不同了，證到類無別的眞如，悟到事理不二，眞俗一體，合觀眞俗，不再如前四地，把眞俗別觀。但是眞俗，雖能合觀，而所修的觀智，還是不能越出流轉，還滅的染污相，不能達到無相的境界。到了第六地時，在無相觀多，有相觀少，但是

在有相方面，還是不能完全離掉，流轉還滅二相的。至第七地，那就與第六地不同了，有相觀沒有了，全無相觀相續；然而還有一個缺點，就是無相觀，雖能相續，還不能沒有功用，要加功用，方能現前。到第八地與第七地，又不同了；第七地的無相觀，要加功用，第八地的無相觀，不需功用，就能任運現前，成為純無漏智。又在第八地時，六識相應的二障，及第七識的相應煩惱，永遠伏滅，不再現行，而第七識的所知障，仍能現行，而在這時，無漏心雖然常常相續，一方面因第七識有所知障現行，一方面第六識，唯生空觀，在第八地，得到無相的快樂，着於寂滅，貪求自利，不肯進修，利他的行門；在不前進時，如果遇到諸佛勸勉，進一步入第九地，就可以得到法義詞辨四無礙解的辨才，能自在的利樂一切有情。再進就入到第十地的滿位，至金剛無間道時，一切二障，永遠斷除，無有遺餘，高登無上佛位，而證到二轉依的大果；同時也就是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獨一無二的佛陀。

丑 果德勝用

二轉依果，就是成佛所得的二種果，一是所顯得的眞涅槃，一是所生得的大菩提果。先明涅槃，次明菩提。涅槃是不生不滅的意思，體是眞如，眞如雖是本來清淨，本來不生不滅，本來無垢，但是在衆生位，有客塵二障，爲二障所覆，無法顯出。到了能斷的無漏智，把二障斷除，清淨眞如，就能不欠不餘的，從二障中顯出來，因此也就在這清淨眞如是從所顯而得的涅槃有四：一自性清淨涅槃，這就是一切法的眞如實體，本來不生不滅，本來清淨，雖有客塵二障染汚而體不變，清淨無染，湛然常寂。

二有餘依涅槃，這是由斷障而顯得的眞如，一切有情，種種生死的業感而得。到了煩惱障斷盡，而由業招感的異熟苦果，仍然存在，仍未除滅，雖證涅槃，尚有餘依的苦果存在。

三無餘依涅槃，這是說斷盡煩惱，不再造業，生死業斷除了，當然不再感生死。同時由業所感的苦果，也消滅了。有餘依涅槃，尚有殘果爲所依，到了無餘依的時候，僅存的殘果，也消除了，無有餘依，故名無餘依涅槃。

四無住處涅槃，這是由斷所知障而顯得的眞如，諸大菩薩，悲智雙運，見一切衆生，起大悲心，利樂有情，雖證涅槃，而不住涅槃，有大智慧，雖住生死，而不畏生死，不爲生死所迷，涅槃生死，兩皆不住，因而名無住處涅槃。

上面四種涅槃，是在眞如體上，就所顯的義理，差別不同，而安立的，若就實體，本來是一，而無差別。在這裏也可以知道，後面三種涅槃，正是從所顯而得的。不過四種涅槃，還有要說明的，就是凡聖三乘，有具不具的道理，不能不加以分別。凡夫位於四種涅槃。唯具自性涅槃，其他三種，他就無法具有的。二乘聖者，分有學與無學二。有學二乘聖者，唯具自性，與有餘依二種，無學二乘，分決定與不決定性二類，不定性的無學，也具有二類，就是自性，和無餘依二，因爲他要回心向大故；決定性的無學聖者，具有三種，就是自性，和有無餘依三類，因爲他不迴心向大，證到阿羅漢，壽盡就證無餘依涅槃。菩薩聖者，分頓漸悟二類，漸悟的聖者，與迴心向大的聲聞同，他唯具自性涅槃和無住處二類，頓悟的菩薩，與漸悟同。到了佛果，那就大有差別，四種涅槃，完全具足，佛果的高貴，也就在此吧？

涅槃果明白了，其次就是大菩提，所生得的果。大菩提，就是無漏智，能生的種子，無始以來，就法爾具足，存藏第八阿賴耶識；既然無始具足，爲什麼不能生起現行呢？因爲在衆生位，有所知障障礙，無法生起，若以修道的道力，把所知障障礙斷除了，就能由種子而生起現行的果，生起以後，展轉相續，盡未來際，這就是菩提果，由所生得的道理。這個生得的菩提，又有名四智相應心品，分列如下：

一大圓鏡智相應心品，就是轉有漏第八識聚。而成爲無漏的大圓鏡智；第八識，在有漏時，能爲諸法現行與種子所依，又能任持勝無漏種子，復現佛果，一切現行功德法，而爲其所依，同時佛的自受用身，與自受用土，一切功德法，現於這圓鏡上時，而大圓鏡智的本體，就如大圓鏡一樣，影現種種色相，也就因爲有這道理，故名爲大圓鏡智。

（未完待續）



瞿曇佛陀傳

中村元著
王惠美譯

（續上期）

然後在「中部」經典中，一旦被確定為像前面那樣，雖然「無所有」和「非想非非想」的思想，實際上是佛教的思想，但仍以佛教外的思想，而納入於四無色定的典型之中，至於各個都被配置在無色界的第三、第四天之間。

那麼，其次被作為無色界之中的第二處「識無邊處」，又是怎樣的呢？這也是在原始佛教聖典的最古層之中的說明，認為好像有那些思想的萌芽。即尤其是「什麼都不存在」的觀法是，被認為要觀察「一切之識的情況」。

苦沙羅問道：

「離棄貪欲物質上的想，而捨棄身體的一切，觀在內外——什麼都不存在——之人的智慧，又是怎樣的呢？我想要追問這事情。釋迦呀！那樣的人，又須要如何的去指導呢？」

世尊答道說：

「苦沙羅呀！了知一切識見情況的如來，是知道他所存在的情況。就是：他是解脫了的，他所知道以那些作為根據。」成立了「無所有」的原因，是能覺知「歡喜就是束縛」，而知道那實質是如此的，然後在那裏冷靜的觀察着。

有安心立命的那些波羅門，即有存在這如實的智。根據前面的敘述來判斷，「識之情況」，好像是大大相當於「成立無所有的原因」。所以，要觀察識的情況，當然是可以認為無所有之前的一個階段。然後發展了這樣想法，而至於後來成立了識無邊處的觀念。而且，連結在後世成立的三界說，這樣一來

：「識的情況」，便被認為是七識住而說明的了。

觀心識是無邊的精神統一（識無邊處定）的言詞，這在原始佛教的詩句裏，却未曾有說明過。可是，究竟的解脫，就是能滅盡識的作用，這種解說，在過去已被人提出來，討論過了的事。

「很用心修持之人的識見，是如何止滅的呢？」

因為我就是要向老師請問那些事才到這裏，我希望能夠聽到有關那些道理的說明。」

「如能在內心上、或外表上，都不喜歡感受之人，就是用心修持人，他的識見就會止滅的。」③

「當知發生了任何的痛苦，全都是由於識作緣起而發生的。如果識被止滅了，那就不会再有苦惱的發生。」

——既知苦惱是由識作緣起而發生，那就可知這種患難，如能將識冷靜的修行者，他就是不會貪求快樂，而能歸於安穩的人。」④

其次是要看無色界的第一處「空無邊處」，想念虛空是無邊的精神統一（空無邊處定）的言詞，這在原始佛教聖典的詩句裏，却沒有出現過。可是，那樣的思想，還是有待說明的。

「時常都很用心，而能打破了我執的見解，且觀察世界是空的。如果這樣，就能夠渡過生死海。能夠這樣觀察世界的人，「死」是不會看見且無他的份兒的。」

因為要觀察所有一切的事物都是空的，就必須要觀察那些是：譬如像虛空那樣的，這樣的教理，在大乘佛典裏，曾經重覆的教導過。——在這裏所說的「虛空」，好像是包含着空間和太空

那樣的自然界的原理。同樣的，在這裏觀察世界是空的情形，與觀察世界猶如虛空的情形，大概都有相同之處。

所以，將所謂四無色定的各個禪定，以及之缺乏予以說明，來作個比較，那麼，我們即在那裏，能夠發現出來：佛教的最初時期，其思想上的發達，而且，那些部份，曾被強調的說爲是外道仙人的思想（欲界以及色界諸天的體系融化，是距離瞿曇佛陀時代頗久的後世，在佛教的內部，才盛行起來的）。

借阿羅羅迦·羅摩的口頭，而敘述了異端思想的情形，到後世也曾流行着。在『佛所行讚』中，也曾所借阿羅羅迦羅摩的口頭，而敘述了僧伽哲學的思想⑦。既然明瞭這是後世的作爲，那麼，在巴利語聖典的散文，即使流行了和那些同樣的情形，那又有什麼值得奇怪的呢？

仍然以鬱羅迦獨自的思想，而在巴利語聖典中，有像如次的記述：

『羅摩之子鬱羅迦是這樣的講說過：

「這裏的確有一位明知者，這裏的確有一位能克服一切的人，在這裏被發掘出來了，但發掘不出來的是有節子之根。」

那就是這樣的——羅摩之子鬱羅迦，雖然不是明知者，但是他說「我是明知者」，本不是能克服一切的人，他却要說「我是能克服一切的人」，這便是沒有挖掘出那有節子之根，他便要說「我是挖掘了那有節子之根」。

在這裏，修行的僧伽應該要如此才算是正確的：

「這裏的確有一位明知者，這裏的確有一位能克服一切之人。我發掘出了，但挖掘不出的節子之根。」

所謂修行僧，爲什麼說是明知者的呢？因爲修行僧是具有如實的覺知，由六個的接觸而所發生的領域，是生起、消滅、味着、患難、出離等，這樣的人，就是明知者。

修行者，爲什麼是能克服一切的人呢？因爲修行僧是具有如實的覺知，由七個的接觸而所發生的領域，是生起、消滅、味着、患難、出離等，所以，他不會去執着這些，而又能解脫，這樣的人，就是能克服一切的人。

修行僧，既然能夠挖掘了，爲何又挖掘不出的有節子之根呢？節就是由四元素所構成之身體的別名，身體是由父母所生，又是堆積了粥飯的東西，並且又是無常、蝕壞、磨滅、分裂、潰爛等性質的東西。有節之根，就是愛執的別名。修行僧的愛執，是完全被斷絕了的，根也被斷絕了的，像拔掉了根的「多羅樹」那樣的無威力，且要使不予再生出，所以，這樣的修行僧，將堅固的有節之根，便把它挖掘出來了而消滅。」⑧

假使前面的傳說，如果有歷史上的確實性，那麼，鬱羅迦似乎滿懷信心而傲慢的人。「能克服一切的人」，等是在耆那教的行者，也當作完成修行的理想，而且佛教也繼承了這思想，所以，這也可以說：或許是當時宗教家們相同的理想。

在釋尊對於見習的修行僧（沙彌Samanudesa）千陀（Cunda）的說法之中，有如次的傳說：

『千陀呀！確實羅摩之子鬱羅迦曾說過這樣的話——「且看，且不看」。且看什麼？且不看又是什麼呢？就是看被磨得很利的剃刀的刀面，而不看剃刀的鋒刃，這就是所說「且看，且不看」的道理，羅摩之子所解釋的這些話是：卑劣的，又是凡夫所作的事，並且是非聖的，沒有意義的事，只是想剃刀的小事而說，可是，如果有人要正確的講出「且看，且不看」的說明，那必須要正確的解釋「且看，且不看」的道理。那麼，要且看什麼？且不看什麼呢？所謂看，就是「具足一切相、圓滿一切相、不增、不減、讚嘆，明顯了純粹圓滿的清淨行。」其實要這樣看才對的。」「在這裏，這些是必須要除掉的，那是應當成爲如此，才能更清淨的，」就是要如此的「不看」。」「在這裏，這些是必須要增加的，那是應當成爲如此的圓滿。」就是要如此的「不看」。這才是所說「且看，且不看」的真正道理。」⑨

這裏是修正了鬱羅迦的話，並且採用其表現，更以適合着釋尊的思想，改變了趣意而說明的，然「且看，且不看」是非常有特徵的表現，因爲在一般的佛典中，都不太說明這道理，所以，這大概是：鬱羅迦於實際上曾說過那樣的話。（下轉第13頁）



女學士看破世情

兩姊妹落髮修行

鄭錦瑞



興 福 釋

兒的慈母，昔日呱呱待哺的一羣，今已都成人了。其中的福興曾畢業於香港能仁大專學院文史系，福榮今年畢業於香港的香江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尚有讀高中三與高一高二和小學等好多個。

現在福興與福榮，決定在十月十五日即陰曆九月十一日上午十時於該菴落髮出家，現比丘尼相。以受過高等教育，且在晨曦初放的青春時代，一旦拋棄紅塵，而在松窗淨几中細閱經藏，置身於清淨的境界，可能有人認為年青如是，令人費解，其實，他們的意思以為是一件很平凡的事情，在一般迷醉紅塵的人來說，以為青春的歡樂是人生最寫意的一環，但從佛陀哲理中的透視，欲樂貪婪的背後，適是苦的泉源，同時吾人從生至死的一期生命，在浮沉的生命流中，不過是滄海一粟，極渺小，而又極短暫的路程罷了。然而在此一期的人生歷程中，萬一造業的沉淪，轉眼異趣，便是一失人身萬劫難復，那才是樂少苦多哩！所以一部份的人，認為出家有如悲秋落葉，但體會佛學的人則以為創造長久的春天。

同時人類的文明到了廿世紀太空時代的今天，物質的文明已

走上峯巔，但人類的精神却墜進無鳥有之鄉，尤其是一般年青人，空虛、狂放，有若飲了狂泉，甚至吸毒走險，貽害人間社會，這時很需要啓發人類固有的智慧，得以淨化人間。

所以，他們的出家，一方面追求佛陀所說的真理，建立淨化的人生，以報師恩，另一方面憑自己的志願，勤求佛學，盡自己的所知所學，與一般對佛教深信的青年共同研究，把佛教的真理普及人間，期望人間成爲一個和平安寧的樂園，以佛陀的哲理去化導一般年青人趨向正確自愛的人生，建立光明幸福的前途。同時更希望社會人士分清什麼是神，什麼是佛，怎樣是陋俗的迷信，怎樣是佛教的真理，要曉得，佛不是神，迷信不是佛教固有的，做個新時代的佛教青年，應鼓起勇氣，破除迷信的陋俗，負起弘揚佛法的責任，讓世人明白佛教是正信，並非迷信！

兩個唸完了大學廿多歲的女孩子，正當年輕力壯的時候，應該把她的抱負貢獻給社會，爲羣衆服務，但是她們姐妹倆，却雙雙宣佈要削髮受戒爲尼！

「有冇搞錯，大學生都要做尼姑」很多人聽到這消息，心裏都會有了？號。

有些甚至會懷疑她倆可能被環境所迫，或是遇人不淑，失戀，爲情，爲愛……

諸位讀者欲知詳情，且聽在下道來。

甫抵蓮花菴門前，我們就碰到三



榮 福 釋

位天真活潑的小女孩，她們都在束裝待發，準備搭校車去上課，詢問之下，方知道她們都是蓮花菴主持釋妙德師傅的養女，她們都是在襁褓中一滿月，就被父母送來庵堂養育十個養女中的三名，最小的一個釋福平十二歲唸黎明女校五年級，釋福利十三歲也是唸黎明五年級，大點的釋福如十三歲唸黎明六年級。

當我們這一行的立刻抓緊機會，趁着這三位小姑娘要上學前，跟她們打打交道，拍一兩張照片，好歹給讀者有一個交代！

在主持釋妙德師傅的引領下，我跟釋福興交談，她說：我本身姓葉，出世兩天後，父母說我身體孱弱，「食十方飯」方能養得活，便把我抱來送給我父師撫養。

七歲時，師父送我去坤成唸小學一年級，迄至高中畢業。

釋福榮是我的親妹妹，聽說我進菴堂的第二年，我母親懷孕時患病，前來向蓮花菴的觀音菩薩禱告許願，如果能平安養個男娃娃，就自己撫養，假使養的又是女的，就送給師傅，讓她們姐妹成雙。

我妹妹也跟我一樣受完高中教育一起去香港深造，我們姐妹在香港妙法寺掛單！主持是洗塵法師，學費是免了，但車費零用，都按月由妙德師傅寄過去，港幣約千元。

起初在一九六八年我在內明學院唸英專，而後進大學先後六年，我畢業香港能仁大專學院文史系，妹妹福榮畢業香港香江大學社會教育學系。

問：「唸完了大學，為什麼要落髮出家做尼姑？」福興笑着答道：「有鑑於佛教出家人越來越少，而且我們從小到大過慣了出家人的生活。現在的佛教也很需要我們年輕人將它發揚光大。雖然，我們現在不落髮跟落髮看來沒有什麼兩樣，但是爲了「看

破紅塵十丈，矢志普渡衆生，獻身我佛入世助人完成使命！」

問：「獻身佛教有何好處？」

答：「我們經過了四年佛學的薰陶，覺得人生是追求真理，出了家就比較容易達到追求真理的目的！所以我們下定決心要出家！」



。影合妹姐五成福、光福、興福、榮福、添福左至右由

接着她又說：「我們爲了報答師恩，我們已把師傅當作我們的父母，我們不會恨我們的父母，我們也不是逃避責任不敢面對現實！」

落髮出家，是要省却家庭的糾纏與麻煩，清清淨淨做一個出家人，不是消極，而是積極，不是留在深山隱名遁世，而是要入世助人，普及人間！」

當我們走完大學道路而出家，是證明一件事，有智慧的人也出家，我們並非沒有智慧的人，現在的社會一般人都好學，我們出家以後，也同樣關心這個社會！」

問：「你對現社會的看法怎樣？」

答：「現在社會很進步，科學昌明發達，世界在戰亂中，人民生活不安寧，我們將抱着佛陀慈悲爲懷的心腸，向人民普及佛教的道理，給人類都能過着和平的生活！」

「目前很多男女打扮都很時髦，男的頭髮留得長長男女不分，這是受西方的影响！照華人的傳統觀念來看，這是不應該！」

然而人的打扮，和人性本來沒有關係，他們只追求外表物質上的享受，女孩子打扮得如何漂亮，那是外表的美，不是內心的美！」

問：「在香港唸大學時，有沒有男孩子追求妳？」

答：「沒有遇到過，中學時期有同學勸過我不要出家，在大學時同學都知道我們要立志出家！在大學裏我們讀了不少佛理。父母把我們兩姐妹交給我師傅撫養，照道理講他們是逃避責

任！但我們唸了佛理後，我們有慈悲，寬恕的心理，我們就不會憎恨我們的父母。」

「世俗人的觀點，拜神、拜佛，抱着自私自利要闔家平安，財源廣進！」

「我們皈依佛教的人就不同，我們燃點第一枝香祈禱膜拜之時，就祈求世界和平，國泰民安！」

但不管你拜神拜佛的目的，自私也好，懺悔也好，想發財也好……

佛陀的心也一樣保佑，給你智慧，給你光明，給你悔過！

我們落髮出家以後，對人類的責任，就是把佛教的基本道理普及給青年人知道，讓世人知道佛教的人都有智識的！」

她再三強調說：「不落髮會有世情纏繞，落髮以後，就可以減少很多無謂的麻煩！」

旁邊的另一位女大學生福榮強調說：「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種善因便會得善果，佛講慈悲平等，愛護一切衆生！」

筆者又掉轉頭問道：「你父母丟下了你的姐姐，第二年又丟下了你，你恨你的父母嗎？」

「無所謂恨，也無所謂不恨！可能在某一種情況下，他們沒有能力把我們養大，何況，每一個人都有他們不同的家庭背景。」

我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馬上追問他道：「你是妹妹，而你在香港唸大學時，有沒有男孩子追求妳？」「我本身不知道，因為我經把全部精神時間研究佛教哲學，而且還研究西方哲學。」

「香港人生活都很緊張，我在課餘時間，都在圖書館自修。如果說沒有人追求我，那就是車大炮！我的精神有了寄託，誰追我都沒有用。我不否認，人是感情的動物，但我有理智，我能控制我的感情。」

我們姐妹倆落髮受戒後，我們會繼續我們師傅的心願，以慈悲爲本，普渡一切衆生！」

繼而蓮花菴主持釋妙德師傅說：我也是個父母不要的女兒，父母嫌我命不好，怕不能把我養大，把我送給保子庵主持元本師

傅撫養，讀了四年人之初老書，十八歲就落髮受戒，主持這間庵堂已有四十六年的歷史，以前是在雙溪菩提山頂，新村移民後才搬到安邦來，我一共收養了十名人家不要的女兒，來當徒弟。

大徒弟釋福進，現年四十六歲，她在四五歲時，她母親從合艾把她帶來交給我，要我收她爲徒撫養她，我有請私塾先生，來教她讀書，到十九歲削髮爲尼。

二徒弟釋福興。

三徒弟釋福榮，她們兩姐妹都很用心讀書。我給她們唸完了大學。

四徒弟釋福貴，現年廿三歲，本來也是姓葉的，我也給她在安邦小學唸過書，由於她本身不要唸，才作罷，她去年才落髮。

五徒弟釋福光，十九歲，現在坤成唸高中三，如果她要繼續唸大學，我是一律平等，一視同仁，盡我的心力讓她唸完大學，其他也一樣。

六徒弟：釋福成十八歲唸坤成高中二。

七徒弟：釋福添十七歲唸坤成高中一。

八徒弟：釋福如十三歲唸黎明六年級。

九徒弟：釋福利十三歲唸黎明五年級。

十徒弟：釋福平十二歲唸黎明五年級。

在福興福榮兩姐妹唸大學那幾年，我負擔這十名徒弟的學費膳食費每月要一千元，全庵吃飯的人有十四人，大概要兩圍檯。

我的收入望十方，皈依我的弟子有九百多人，只養她們的法心，樂善好施，我便有辦法養育這十位棄女。養大了她們之後，她們要出家就出家，出嫁的就出嫁，由她們自己自由，我養她們的身，但沒有養她們的心，她們要怎樣就怎樣，我不勉強也不強迫她們。

筆者最後問：「如果今後還有人送女孩給你撫養，怎辦？」

「佛堂大門一打開，能救濟的，我們就救濟，我一定盡我的心力撫養她們！菩薩在上，決無虛言！」

大乘起信論講記

(廿二)

敏智法師講
大成居士筆錄

此節，講要何等信心，及如何修行。簡畧說來，信心計有四種。第一種「信根本」，即根本信。學佛必從根本信仰，「所謂樂（讀去聲如「要」）念真如法故。」要有好樂真如法的信念，法性覺性本來是人人具有，個個不無。學佛如只拜拜佛念念佛，實未足夠。真如法在聖不增，在凡不減，人人既有覺性，人人即能成佛。所以第一要有根本信仰心。要發起好樂真如，恢復本身良知良能的信心，終必成佛。這就是根本信。

第二要信佛有無量功德。要知道信真如就可以成佛，而成佛要經三大阿僧祇劫。要修六度萬行，要度無邊衆生，有無量功德。信佛能修得福慧，所以常念親近，供養恭敬，於是善根自然增加起來。供養恭敬諸佛，發起善根，願求一切智能。三者信法。學佛者必循道而行，才能成佛。佛說的法，就是成佛之道。所以信法就有很大利益，應該常念修行諸波羅密。修六度萬行諸波羅密，才能從衆生得到成佛的志願，所以必須信仰法。第四，信僧。僧者出家修行，一方面自利，一方面利他。應該常樂親近。在僧衆中，有的發菩提心修菩薩道，有的是二乘人。常常親近，其中自有菩薩，得以求到真實的修行。真實修就向真如理方面如實修。以上所講四種信心，從信根本以至信佛、信法、信僧，親近供養佛，修行六度萬行諸波羅密，見到菩薩、僧，可以親近菩薩學到如實修。接近善智識，多學多聞。現世善知識漸少，而一般衆生的高狂心猖獗，因此世界混亂，可發浩歎。

甲三、能成修行

乙初、正方便

乙二、殊勝方便

丙初、總標

「修行有五門，能成此信。云何爲五？一者施門、二者戒門、三者忍門、四者進門、五者止觀門。」

信心有四種，欲成就信心，必須修行。修行有五：一者施門就是布施，二者戒門，就是持戒，三者忍門，就是忍辱，四者進門，就是精進。以上總有四度。五者爲止觀門，包括禪定、般若二度。

丙二、別標

丁初、施門

「云何修行施門？若見一切來求索者，所有財物隨力施與，以自捨慳貪，令彼歡喜。若見厄難恐怖危逼，隨己堪任，施與無畏。若有衆生來求法者，隨己能解方便爲說。不應貪求名利恭敬，唯念自利利他，迴向菩提故。」

六度萬行，以布施爲首，由此下手，必先降服貪心。「施」即布施。不過布施要有限度，先顧到自己生活，並非隨便施捨，假如有衆生向你求索，或衣或食或者金錢。酌量自己所有財物，隨自己的力量給與布施。自己的慳貪心捨掉，使他人歡喜。在佛教中此名財施。第二種曰無畏施，將他人厄難中畏懼心解除。譬如有人受到困難，生起恐怖的心理，我自己有心救濟他幫忙他，隨自己所能負擔的力量，施給他無畏布施。（所謂精神上的援助和鼓勵）。第三法施。如果有衆生學佛求解佛法的道理，隨你所知無論多少，方便爲之解說，不應該貪求名利恭敬。唯有以自利利他爲念，因講法不但利他，實際並且利己。所講財施、法施、

無畏施，修行布施幫助他人，迴向菩提。如此修行，必可成佛。

丁二、戒門

「云何修行戒門？所謂不殺、不盜、不淫。不兩舌、不惡口、不妄言、不綺語。遠離貪嫉、欺詐、諂曲、瞋恚、邪見。若出家者，爲折伏煩惱故，亦應遠離憤鬧，常處寂靜，修習少欲知足頭陀等行。乃至小罪，心生怖畏，慚愧改悔，不得輕於如來所制禁戒。當護譏嫌，不令衆生妄起過罪故。」

第三修行持戒。從「所謂不殺不盜不淫。不兩舌、不惡口、不妄言、不綺語。遠離貪嫉、欺詐、諂曲、瞋恚、邪見。」乃對在家修菩薩戒者而言。以下「若出家者」則對出家比丘修菩薩道者而言。持戒者即尸羅波羅密。戒有止，作二持，止者止惡，作者作善。止惡固爲戒持，但有善不作，也是犯戒。菩薩戒中有言「殺一人而救多人，菩薩不算犯戒，如不殺惡人，反爲犯戒。」修行戒門，身三善爲「不殺人，不偷盜，不邪淫。」口四善是「不兩舌、不惡口、不妄言、不綺語。」兩舌者，對此說彼，對彼說此，所謂搬動是非。惡口即罵人。妄言乃說謊。綺語乃綺媚之語。心三善是：不貪、不瞋、不癡。貪者貪心，嫉者嫉妬亦屬貪。欺詐、諂曲、都因貪起。瞋恚即瞋，邪見即愚癡。以上十善反之爲十惡，在家者都應遠離。至於出家者，更應戒持嚴謹。爲折伏煩惱，最好在寂靜之處，應該遠離鬧市，修習頭陀十二種行。頭陀行最爲難修，其中有一種曰「糞掃衣」以針線衲成，如鞋底之厚，冬夏一衲。此類比丘，只能居山中靜修。出家者減少欲望，少欲知足也是頭陀行所應修的。甚至於犯了小小的罪過，心中也生怖畏。因小罪可以積成大罪，不可姑息。有小罪就要慚愧改悔，對於諸佛如來所製的禁戒，嚴厲修持，不得輕慢過犯。以免被人譏誚嫌怨，應當護持受戒的尊嚴，不要使衆生們妄起罪過。

丁三、忍門

「云何修行忍門？所謂應忍他人之惱，心不懷報。亦當忍於利衰毀譽稱譏苦樂等法故。」

已說過修行布施持戒二門，現講第三忍門。忍即忍辱，是菩薩修六度萬行之第三度，最難修行。如何修行忍辱呢？如有他人使我惱怒生瞋，必須忍受。同時也絲毫沒有懷恨、報復的心。佛教中有八風之義，所謂四順四逆。即利、衰、毀、譽、稱、譏、苦、樂。「利、譽、稱、樂」爲四順。「衰、毀、譏、苦」爲四逆。順者易受，逆者難忍。修菩薩道者，無論順逆，都應該忍受。所謂利就是有益的事，衰是損傷之意。毀者毀謗，譽者逢迎，稱者讚揚，譏者諷刺，苦是苦惱，樂乃快樂，必須順逆不動其心，這樣可稱修行忍辱之道。所謂八風吹不動，自然心安理得。

丁四、進門

「云何修行進門？所謂於諸善事，心不懈退，立志堅強，遠離怯弱。當念過去久遠已來，虛受一切身心大苦，無有利益。是故應勤修諸功德，自利利他，遠離衆苦。」

第四進門，進即精進。學法之人，應精進勇猛修行，才能成佛。行菩薩道者，對身口意諸多善事，要勤勇精進，不得懈怠退縮。精進之外，更要有所謂難壞心，就是堅強意志，毫無怯弱的意思。衆生如欲成佛，要經三大阿僧祇劫，修福修慧，必須立志堅強，怯弱之心，自然遠離。又修菩薩道者，有無限精進之心，應當思念過去久遠以來，不知修行佛道，以致身心受到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種種大苦。許多時間都被毫無利益的事情，白白的冤枉虛度過了。在過去久遠期間許多醉生夢死，無量生死大苦，對己對人，毫無利益。所以應當精勤勇猛修行諸般功德，以便對己對他人都有利益，趕快離開一切苦惱。

「復次若人雖修行信心，以從先世來，多有重罪惡業障故，爲邪魔諸鬼之所惱亂。或爲世間事務種種牽纏。或爲病苦所惱。有如是等衆多障礙。是故應當勇猛精勤，晝夜六時，禮拜諸佛，誠心懺悔，勸請隨喜，迴向菩提，常不休廢，得免諸障，善根增長故。」

假如有人雖有修行的信心，但在過去世種下了很多殺盜淫妄重大的罪惡業障，因此不能修行，以致被外道邪魔所迫對色身加

以煩惱和擾亂。上面所說重罪惡業是因，此間所說的是果。因過去世造下惡業，所以邪魔外道種種惡鬼來擾亂你。或者在世間有很多俗務，種種牽纏。或者因生病苦惱。有這樣多的障礙，使你不能修行。諸如此類，應該怎樣對治呢？「是故應當勇猛精勤。」就應當在晝夜六時（印度分日三時夜三時，故晝夜為六時）整日禮拜諸佛。誠心誠意的懺悔，以前譏謗佛法，現要改過。勸請諸佛常轉法輪。從前嫉妬他人功德，現在就要隨喜。從前貪着世間快樂，如今要把貪着世間的心迴向菩提。常常如此，永遠不休不廢。這樣就可以免除諸多惡業障，而善根也就增長起來。

丁五、止觀門

戊初、止

「云何修行止觀門？所言止者，謂止一切境界相，隨順奢摩他觀義故。所言觀者，謂分別因緣生滅相，隨順毗鉢舍那觀義故。云何隨順？以此二義漸漸修習，不相捨離，雙現前故。」

第五門修行止觀。六度之中止為禪定，觀為般若慧。止觀即代表定、慧。止者定、觀者乃辨識分別，觀照之意。在大乘起信論中，修行「止」門，即指真如而言，此為本論特別之點。止者即停息之意，換言之就是控制一切境界相。一切法由因緣所生，完全是空，而空即真如。真如體上無一切相，無一切境界相，心就可以止下來。禪宗修習止門，是用一些話頭如「念佛是誰」、「誰是我」、「無我」、「本來面目」去參悟修行。本論則以真如門修行無一切境界，於是靜止而定。至於「觀」門，觀即觀照，所謂觀一切法。一切法雖由因緣所生，無有自體，乃是空的，不過淨法染法，一切因果道理仍然有的。觀照一切生滅因緣法，就隨順修行毗鉢舍那。（漢譯曰「觀」）何謂隨順？因為止與觀，觀與止。以真如門修止成定；以生滅門修觀成大慧。如此修習，止不離觀，觀不離止，二者不相捨離。在二者互不相離之時，止觀就雙雙現出。所言隨順者，在修止的時候修止，在修觀的時候修觀，分開來漸漸修習，修習到止觀二者互不相離的時候，就同時雙雙顯現出來。上面所言隨順是單方面的，此間所言乃是雙

方面的。

「若修止者，住於靜處，端坐正意。不依氣息，不依形色。不依地水火風。乃至不依見聞覺知。一切諸想，隨念皆除。亦遣除想。以一切法本來無相，念念不生，念念不滅。亦不得隨心念外境界，後以心除心。心若馳散，即當攝來住於正念。是正念者，當知唯心，無外境界。即復此心，亦無自相，念念不可得。」

最初修止之時（修止即是修定），要有五緣。第一要住「阿蘭若」，阿蘭若就是寂靜處。第二得善知識，第三持戒法淨，第四衣食具足，第五息諸外緣。阿蘭若為山中寂靜之處。「端坐」，無論單盤雙盤，（跏趺）雙手置於跏趺間，鼻端正對腹臍，不得歪偏傾斜，後頸抵住衣領。此即所謂調身。調身之後再去調心，所謂「正意」。儒家曰：「正心誠意，萬緣放下，一切皆空。此乃修禪時三種程序，一居靜室，二者端坐，三者正意。」不依氣息，小乘者修行數息。「形色」乃修不淨觀，也是小乘聖者的修法。修止時，也不依形色。「不依於空」因「空」是虛假相，也就是小乘聖者所修「不依地水火風」，是小乘聖者所修六界。乃至於見聞覺知，也不去修學。見色聞聲為眼耳兩根，覺者鼻嗅、舌嚐、身觸，知即是識。小乘聖者修習靜止與大乘修者不同。不依氣息，不依形色，不依空，不依地水火風，不依見聞覺知，那麼種種分別妄想，隨你心念就能除掉。上述有能緣有所緣，所緣既除，能緣亦無。能緣的心，所緣的境，也都一律除淨。因為一切法，本來無相。有相乃有虛妄分別心，一切法既無有相，又那裏有生滅呢？所以說「念念不生，念念不滅」，無能緣，無所緣。應知外境為假。所以也不可使心有外境，以免以心除心。「心若馳散」，假如心已無外緣，自然不必以心除心，但心境馳散，不能降伏，應如何呢？就應該將心收攝回來，住於正念。此正念者就是說「諸法唯心」。如果心外有心，即不成為正念。心外並無任何境界，就是正念之心，也無自相。此心念念不可得。修到內無心、外無境，才得到真如。

「若從坐起，去來進止，有所施作，於一切時，常念方便，隨順觀察。」

（未完待續）

世界和平紀念

佛教聯合會超薦死難軍民

香港佛教聯合會

會於十一月九日上午十時卅分在該會

會所舉行一九七五

年度和平紀念法會，超薦兩次世界大戰陣亡將士，殉難民衆，及本港歷年維護地方殉職軍警等之英靈，紀念法會恭請香港民政司署總聯絡主任何蔭璇太平紳士蒞臨主持獻花，參加悼念儀式者有該會會長覺光法師、副會長黃允啟居士、董事大光、洗塵、永惺、茂蕊、了知、修慧、融靈、智開、慈祥、愍生、繼航、覺岸、誠明、傳敏、瑞通、瑞融、賢德等法師、王澤長、黎時煥、陳維信、葉福靈、楊日霖、周有、黃水、劉光漢、崔常祥、崔敏常、曾果成、沈馬瑞英、胡仙、江妙吉祥、陳寬屏、潘德貞、方慧淨等居士、佛教黃鳳翎中學、佛教大雄中學、佛教善德英文中學、佛教黃焯堯小學、佛教中華學校、佛教菩提學校、佛教慈敬學校、佛教李澤甫紀念學校、佛教林炳炎紀念學校、佛教陳式欽學校、佛教林金殿紀念學校、佛教悉達幼稚園、佛教鄭金幼雅園、佛教金麗幼稚園等各院校長教師代表，寶覺佛教書院、佛聯會佛經念誦訓練班等學員共數百人，全體齊集，佛教儀式先行佛前上供，繼至蓮位迴向及獻花儀式，由副會長黃允啟居士及董事黎時煥居士陪同主獻人何蔭璇總主任獻花，備極莊嚴隆重，禮成後繼續由大德高僧多位誦經禮懺一永晝，始告

圓成。

能仁書院畢業禮

假大會堂舉行

董事長釋洗塵剴切致詞

以善誠勤忍四義勉諸生

能仁書院大專部暨佛教英文中學第三屆畢業典禮，於十一月十九日假大會堂舉行，各界致送花籃及蒞會嘉賓計有：楊勵賢、胡鴻烈、鍾期榮、胡家健、周鯨文、余鑑明、黃石華、梁剛、周廣智、何德明、米至仁、孫寶元、黃超聲、卜榮華、梁遇年、方慧淨、譚直亭、李伯康、李燕秀、陸坤慈、中國文化協會、中山助學金委員會、華僑旅運社、珠海書院、德明書院、聯大書院、華僑書院、樹仁書院、大夏大學校友會、佛教聯合會、崇正總會、友聯銀行、蘇浙同鄉會、蘇浙公學、潮州公學、劉金龍中學、內明書院、王肇枝中學、孔教大成中學、孔聖堂中學、周氏宗親會學校、黃鳳翎中學、大雄中學、寶覺中學、佛教李澤甫中學、中華、林炳炎、慈敬、陳式欽學校、齡記、四海、人人、煊道書局等，暨佛教僧伽會全體董事，該院大專部教授、講師，及中學部教職員，校友、畢業生，學生代表等達一千三百餘人。

十時正，典禮開始，首由董事長釋洗塵致詞，剴切揭示「存心向善，待人以誠

，治事唯勤，成功在忍。」四義，勗勉諸生，繼由副院長兼教務長白志忠宣讀畢業生名單，院長黃國芳授憑並致詞謂：（一）諸生勿以畢業而自滿，勿自以爲「讀飽書」，（二）諸生出身於佛教學校，立身行事，應抱佛祖慈悲濟世之宏願。旋由董事長釋洗塵、副董事長釋寶燈、中學部校長白志忠分別頒發中學部畢業文憑及各項比賽優勝獎品，末由畢業生代表致送母校紀念品，並由梁肖楠致謝詞，十一時禮成。

茲將該院大專部第三屆畢業生名單探誌於後：

文史系：葉惠冰、李筱卿、林庭翀、賴世遠、陳漢平、曾德焯、王適頤、

李智文、釋德慧。

英文系：沙若瑟、吳穎瑜。

哲學系：李瑞鍵。

社教系：余劍月、黃愛蓮、袁慧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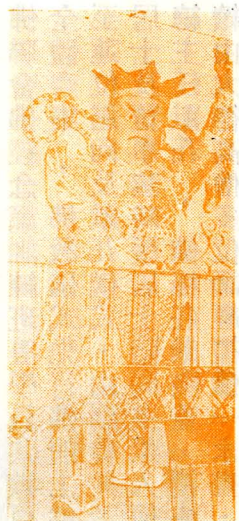
藝術系：馬健民、李保田。

工管系：吳明慧、梁肖楠、文桂明、羅家兒、李德寶、趙樹華、黃國耀、

余惠芳、藍觀海。

能仁書院大專展開康樂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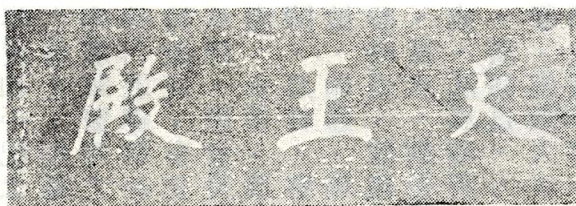
能仁書院大專部，不特積極培養學生之研究風氣，而且對於學生課外之體能與益智活動，向極重視。本年度各學系曾經先後改選完竣，在訓導長李澤咸指導下，繼續推動課餘康樂活動，事先編印表格，詳載活動項目，分發各生自由選擇一至二項，彙集編班。頃悉：業經開辦者計有國術、柔道、古箏、吉他等，經於廿七日起正式開班學習，對鍛鍊體魄與陶冶性情，裨益不淺。



第一尊 東方持國天王

東普陀寺禪堂擴建落成 四大天王聖像開光盛典

荃灣東普陀寺，乃佛教耆宿茂峯老法師創立，俾以弘揚佛法，廣度衆生之道場。



在光復之初，大陸僧伽紛紛抵港，茂公慈悲爲懷，大開方便之門，留單逾百衆，迄今瞬經三十餘載，山門如常興盛。繼任方丈了知大法師，爲莊嚴殿宇，將原有禪堂擴建，環境優良，能容百衆坐位，（備禪七之用）同時該寺之天王殿，新塑四大天王金身四尊，每尊高度達二丈餘，金碧輝煌，莊嚴肅穆，令人望而生敬，現已



第三尊 西方廣目天王



東普陀講寺四大天王開光，由覺光、洗塵、慧命、茂蕊、了知五位高僧剪綵。

法師、僧伽會會長洗塵法師、寶蓮寺方丈慧命老法師、南天竺方丈茂蕊老法師及諸山長老德高僧等，蒞臨主持禪堂開幕及四大天王法相開光典禮儀式，當日佛教善信隨喜極衆，午間齋筵連開百餘桌，備極隆重。據該寺客堂主理人林聖喜居士稱：擴建禪堂及新塑四大天王，工程各項合共費用五十萬多元，此項功德均仰賴各界善長仁翁，諸大護法出財出力，聚沙成塔，有以致之。禪堂佛龕莊嚴瑰麗，需費逾萬金，由陳根榮、區碧茵伉儷發心供奉。連月來每日蒞臨欣賞四大天王法相之各界善信，極形踴躍。



第二尊 南方增長天王

捐款鳴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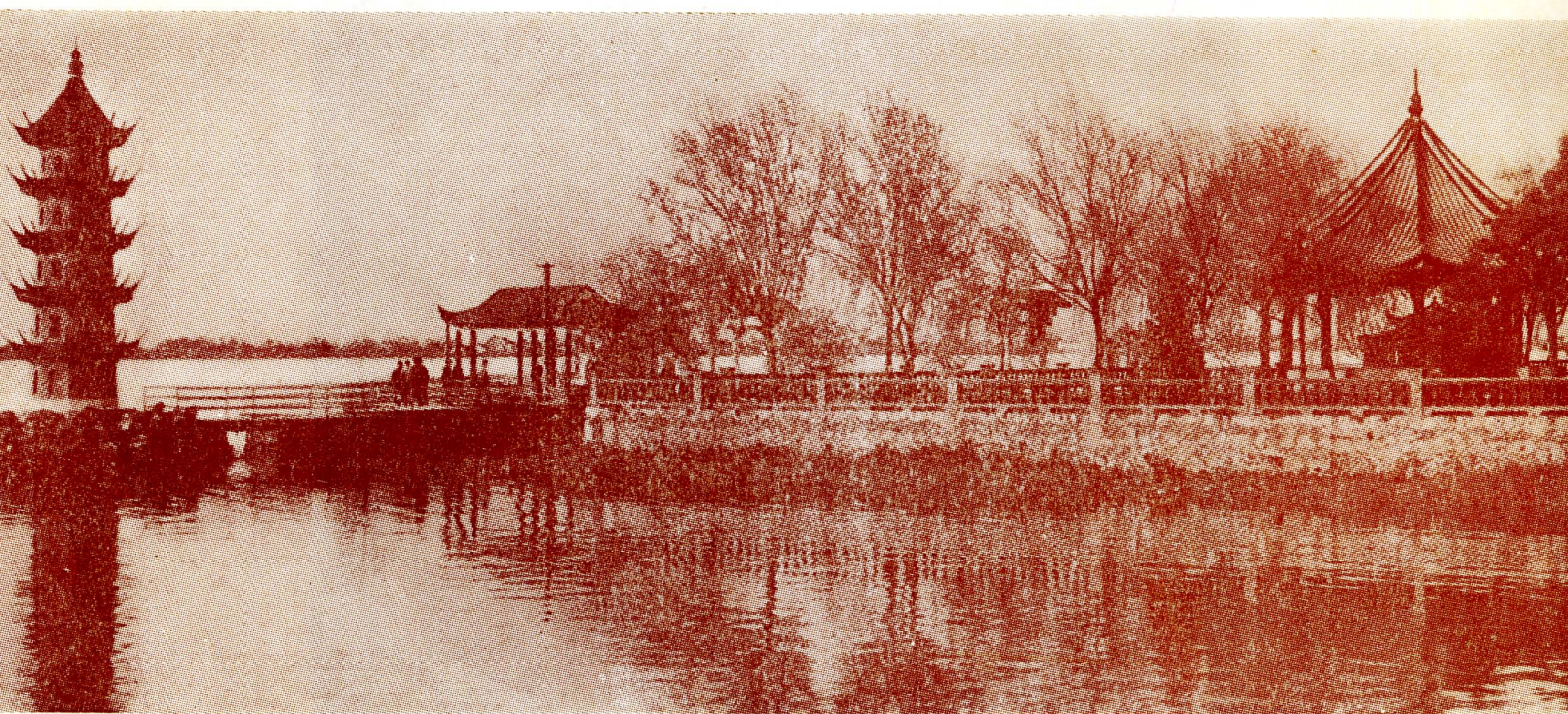
南亭老法師	港幣	一〇〇〇
竹林寺（合幣五百元）合港幣	港幣	一〇〇〇
成一法師	港幣	一〇〇〇
得法法師	港幣	一〇〇〇
聖心法師	港幣	一〇〇〇
楊如居士	港幣	一〇〇〇
餘子居士	港幣	一〇〇〇
蕭居士	港幣	一〇〇〇
大居士	港幣	一〇〇〇
蕭居士	港幣	一〇〇〇
陳志偉居士	港幣	一〇〇〇
妙法寺	港幣	一〇〇〇
總計	港幣	一〇〇〇

四十四期收支報告

一、收入	本期捐款	港幣	四、〇七九
	發行收入	港幣	四、三六四
	總計	港幣	四、四四三
二、支出	印刷費	港幣	二、九六〇
	稿費	港幣	七三〇
	什費	港幣	四〇〇
	郵費	港幣	三五二
	總計	港幣	四、四四三
	內明雜誌社謹啓	港幣	〇〇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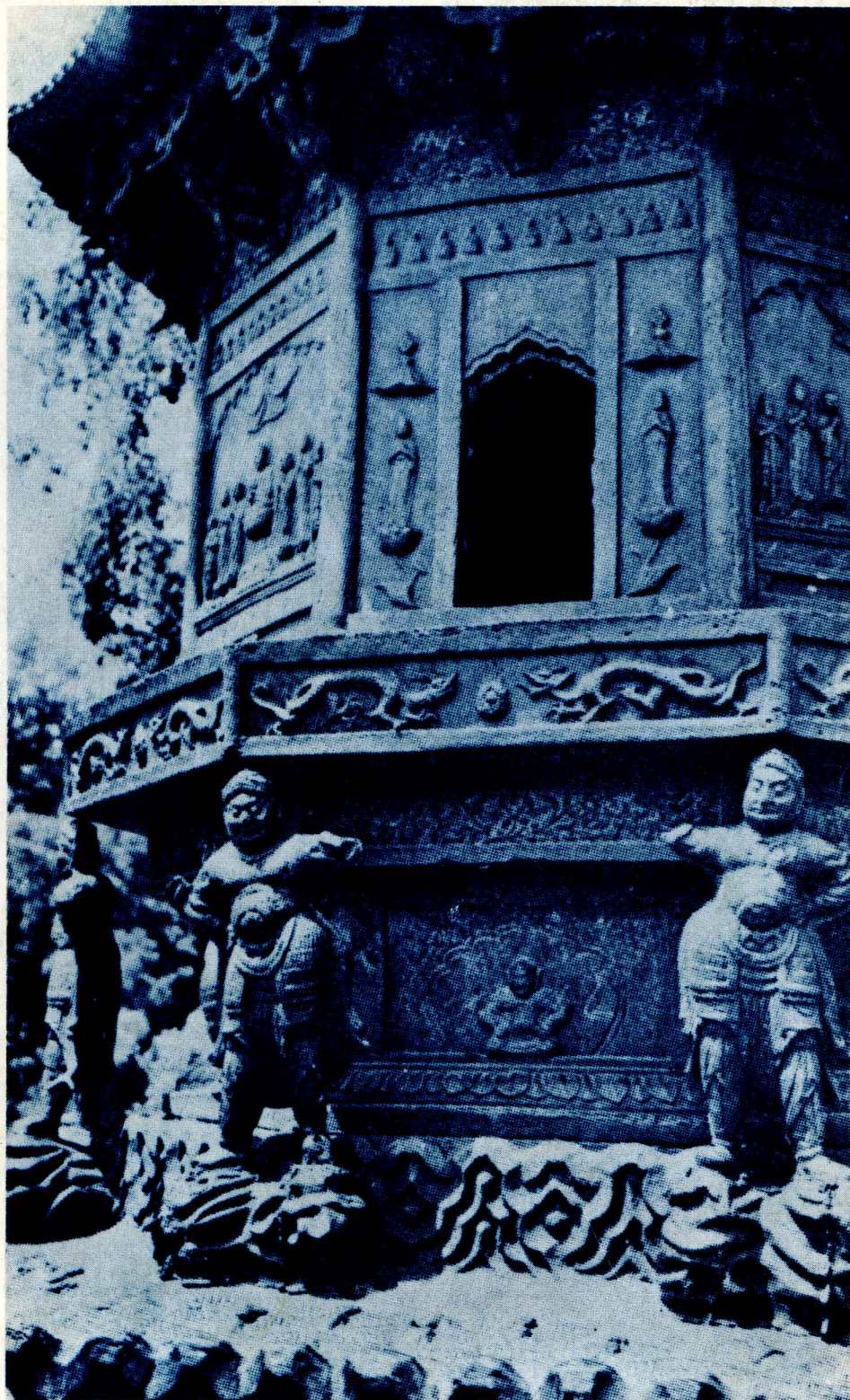


第四尊 北方多聞天王



△ 無錫鼇頭渚蠡園塔





△ 玉泉寺鐵塔塔基部份之精美浮雕及鑄像